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十七

帝王部 五十七

英斷 明察

英斷

昔人有言曰世所以貴于將鎮耶者以其立斷也又曰果斷而行鬼神避之矧夫誕膺天命司牧黎獻裁萬樞而制百揆別九流而任衆職獨運陶甄之上下令流水之源豈可以惑亂於衆多牽制於文義猶豫而不決雍容而無斷也乃有申大刑以聳群聽拆多言以建殊績達命以無畏任賢而不疑保侍臣之守節絕僭國以大義因機制變反權合道誠明中發威靈外布幽顯以之叶贊天地以之訢合志有所之事靡不濟傳曰一心定

而萬物服是之謂歟

漢高祖初為漢王與項羽爭天下羽將丁公名固即季布同母異父之弟也遂

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兩賢

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

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徇行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

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

武帝元光二年大行王恢建議擊匈奴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

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

大行王恢為將也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三十萬衆

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擊之單于覺之引去漢兵追至塞度

弗及王恢等皆罷兵帝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重也恢曰始為入馬

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

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

是下恢廷尉廷尉謂恢逗撓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逗謂留止也撓屈弱也當斬

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帝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

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帝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

帝帝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

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或當得其輜重衆人以慰士大夫心

也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

後漢光武既命隗囂為西州大將軍時關中將帥上書言蜀可

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

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

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義
建武中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帝以天下初定未
遑外事乃還其侍子

明帝善行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

魏大祖初為曹公既破袁紹公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
皆焚之曰當紹之強孤猶不能自保而况衆人乎

文帝初為魏王蜀先主聞大祖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賵
之禮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

晉武帝泰始中涼州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曰誰能為我討此
虜乎司馬督馬隆曰臣能平之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
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

為武威大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
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自隆之行音
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
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又嘗欲以郭琦為佐著作郎
問琦族人郭彰彰素嫉琦荅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
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

元帝時華常為潁州太守群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亦欲
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為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
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况群從乎即召常補光祿勳
後魏道武皇始二年八月丙寅朔帝征中山自魯口進軍常山
之九門時大疫人馬牛多死帝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諶十四

五是時中山猶拒守而飢疫並臻群下咸思還北帝知其意因謂之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郵手無民群臣乃不敢復言

九月慕容賀麟飢窮率三萬餘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義云何對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

孝文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為令漢晉獨擅於上代咸陽王禧對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帝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為欲脩身改俗為仍染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帝曰為欲止在一身為欲傳之子孫禧對曰既上代靈長願欲傳之來兼帝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

各從之不得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帝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已上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代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帝曰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士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冲免冠陳謝

章武王彬為汾州刺史時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歛謀反扇動徒類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孝文大怒曰何有動兵馬理

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靜恬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督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李冲為尚書僕射時孝文引見公卿於清微堂孝文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與公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徒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賓之堅兼克蠻裔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帳深居之內准上古也則有周武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脩短在德不在征今但行期未知早晚知機其神手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令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眩先言便致疑違退有異同冲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

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百損常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為未可宜至來秋孝文曰僕射之言非唯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幾旬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關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如何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朕若秋行無尅捷三君子並付司寇

宣武時元正與劉芳爭權量事怒死降為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為兗州刺史元正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元正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為南堂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斲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

先朝尺寸乃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也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平齊初帝將東伐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阻吾軍者朕當以軍法裁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偽涼李軌遣其左丞鄧曉來朝發其書

自稱從弟高祖怒曰李軌謂朕為兄此乃不臣之迹當遣偏帥

往問其罪因拘曉不遣

是歲軌為部下所擒

太宗為秦王時有說高祖曰突厥頰寇關中者徒以府藏子女之在京師故也若焚燒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止高祖惑之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以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焉

隱太子巢刺王及裴寂並贊成此計太宗諫曰獫狁孔熾作患

中華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周漢並罹其難未聞遷徙都邑今陛下聖明總一天下思皇多士帶甲百萬霍去病漢廷之將帥耳猶且志滅匈奴臣忝備藩維尚使胡塵不息遂令陛下議欲遷都此臣之責也幸乞聽臣一申微効取彼頡利以謝中州三數年間必係單于之頸何以遽遷都邑快犬羊一旦之情貽後人萬代之耻高祖大笑曰吾家千里信不虛也於是遂止

貞觀十七年四月太子承乾及魏王泰既廢黜太宗謂侍臣曰自今以後太子不道潘王窺伺者悉兩棄之傳諸子孫以為永制初太子承乾聞之益懼遂謀逾甚及承乾敗太宗讓之承乾曰臣貴為太子更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計不逞之人教臣為不軌之事今若以泰為太子是落其度內太

宗因謂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儲宮之位可經求而得也泰立

承乾晉王皆不存臣欽若等言晉王謂高宗也史官諱其名晉王立泰與承乾可無

恙也乃下詔貶泰為順陽郡王府寮為泰親狎者並左遷領表

代宗大曆中宰相元載持權歲久寵賂日彰朝綱爵賞無不大

壞帝思得正人為己心腹漸移載權以肅朝政由是徵浙西觀

察使李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赴闕延賞以地近先至除御史

大夫適會前成都府司錄李少良與殿中御史陸珽等密上封

事論載得失帝付臺問狀延賞疑懼不敢鞠遂託疾以避其事

帝意不能平猶惜人望出延賞為淮南節度比栖筠至即日內

制授御史大夫時宰臣不知帝用栖筠及白麻出日內外震肅

栖筠亦正身守道無所顧憚以酬任遇之恩四五年間載克位

而已

德宗即位初劉文禧擅原州有勁兵二萬人閉城拒守時方炎

旱羣情騷動百官上表請赦文禧者衆矣帝皆不省文禧又使

亞將劉海賓入奏於朝海賓密啓曰臣是陛下藩邸部曲豈從

人逆乎必梟其首以獻今文禧所圖者節制而已願陛下與之

文禧得所欲必怠臣計有所施矣帝曰名器不可以假人爾忠

佇劾我節不可得使海賓歸告而擊之如初遂殺文禧傳首闕

下

建中元年九月將作監言請修內廊是歲孟冬為魁星不利修

作大史請卜佗時帝曰啓塞從時詭妄之書勿徵乃命修之

憲宗元和十年御史中丞裴度獻議請討淮西吳元濟是時王

承宗居鎮李師道據鄆外順朝旨內實違命陰助元濟以為輔車潛募死士候度趨朝姦發於通化坊之東街及導從奔散獨有傭者王義堅以拒之盜持刃斫義臂度雖被傷因得不死其日宰相武元衡遇害皆以諫討元濟者故時論或欲罷度之官以安二鎮憲宗赫怒以為罷度之官是姦計無遺朝綱不振因拜度中書侍郎平章事度亦以平賊報國為己任

十一月辛卯詔釋忠武軍大將田隸宋朝隱之罪初韓引諸軍使齊力攻討賊嘗徑攻烏重裔之壘烏禦之中數槍馳請救於李光顏光顏以小殷橋賊之保也乘其無備使田穎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壘由是不克救烏及韓引以光顏違令取穎及朝隱將戮之穎及朝隱勇而材軍中皆惋惜之光顏畏引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帝赦忠信矯詔罪即征釋穎及朝隱引及光顏迭以表論帝謂引使曰穎等遠都統令當處死但光顏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拾此以收來効及以詔論引引不悅

十一年正月方討吳元濟并王承宗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郎中知制誥蕭悅並以罷兵為請時帝養於肆討故出微悅職以懲言罷兵者

六月高霞寓敗于鐵城是日宰相入對相問曰帝必有問未知所以對如何或言其不可復用兵狀及對帝曰不然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用兵即不合敗自古何難於用兵累勝不

應留此亮賊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耳卿等
唯須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
速與應接何可以一將失利便沮成討於是裴度之請必行言
罷兵者亦稍而止

穆宗即位初幽盧龍軍節度使劉勰表章請分割當管土
地及進征馬以明忠懇朝廷自宰臣公卿已下皆疑其詐帝獨
推誠納之

後唐莊宗以哀帝天祐三年正月嗣晉王位于大原四月詔潞
州行營將周德威歸晉陽時梁軍圍上黨梁祖自將兵至澤州
既見班師知其國禍以為潞州必取援軍無復再舉遂停斥堠
梁祖亦自澤州歸洛帝知其不備籌之曰賊帥寢謀惟憚先

帝今聞我新有家禍必謂不能興師又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
事幸聞變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
以吾憤激之衆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為力甚易解圍定霸
在此一役遂率親軍直抵城梁軍大恐南向奔走投戈棄甲噓
塞行路浮斬萬級梁祖聞其敗也大懼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是
李氏不亡矣吾家諸子豚犬爾

天祐七年十一月梁祖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將夏謹
兵三千分入深冀言惧幽州侵軼就糧守禦為名既而皆殺郡
兵鎮州王鎔遣使楊審謀乞師于帝帝集軍吏議出師之謀或
曰鎮人首贊偽梁推崇僭竊稱藩納賂重以婚姻今又未見釁
端必無離二賊將潛圖深冀趙人殊不枝梧量彼事情恐苞姦

計兵者機事不可輕行但且按甲治兵徐觀勝負實知其病則與之師帝曰不然趙王北無經遠之謀繕甲治兵幸保一隅之地擾之則離叛姑息則稱藩逆溫未及於前朝王氏不殊於曩昔當本朝承平之日而猶或叛或臣逆溫雖納女和親未及壽安公主既惧逆溫窺盜則思反反偷安况刘守光坐握勝兵逼於東境我又養兵練卒壓彼西隣南距逆溫僅餘千里我與守光合勢王公不得不憂昨告我乞盟必如此奚逆溫知吾和好人情固有猜嫌詭計發兵懼我合鬪我若遲迴不救則落彼姦謀既違要約之言又失輔車之勢勝負之理斷自子懷師出井陘破賊心矣乃遣周德威將兵赴援屯於趙州梁祖既令杜遷隱等襲深冀以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韓勅為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為前鋒會軍於魏州時汴之知數者仇殷謂梁祖曰是月太陰虧不利出師因命退軍

同光元年九月壬寅朔在朝城梁將段凝兵至臨河已南與騎兵接戰是時澤潞叛換衛州黎陽為梁所據自棄德勝澶州已西相州已南寇鈿日至編戶流亡稅額漸少計其軍賦不支半年又王都盧文進誘扇契丹每過瀛涿恐草枯水合深入浸攻又聞汴人將圖大舉帝深憂之詔諸將吏謀其大計或對曰今汴人躁動但緣我襲取鄆州自我得汝陽已來項大將固守城門之外元是賊疆以臣料之得不如喪今若馳檄告喻梁王却取衛州黎陽以易鄆州指河為界約且休兵待我國力稍集則議改圖帝曰嘻行此謀則吾無葬地矣詔問郭崇韜對曰臣不

知書不敢遠徵古昔可以時事言之且陛下十五年仗義興兵為雪家仇國耻甲冑生蟻蝨黎人困輓輸今既募大號河朔士庶日望平定中原統得汝陽彈丸之地而不能有何盡有中夏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怨讟設若劃河為界誰為陛下守之自康延孝言事後來晝夜籌度料我兵籌賦事機不出今年雌雄決矣且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渡近自賊中來皆言汴州無備悉以河南精兵在段凝麾下王彥章師衆萬餘時寇鄆郊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復又憑恃決河牽制我軍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鄆州外以彥章之兵朝夕侵寇內輩姦人搥動幸有變生此汴人之深謀也段凝雖有精卒素無將畧緩急機權未能獨斷臣有末策雖為狂妄敢不盡言唯陛下圖之

臣謂段凝保守河壩苟欲持我我但留兵守鄴保固楊劉陛下親御六軍與鄆州合勢長駟倍道直向汴州汴既無兵望風自潰既若偽監授首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大定臣終始畫度成敗已決且今秋不稔兵糧纒支數月糧盡兵散坐見不堪決計則成敗未知端坐則今年不濟力屈勢窮稅駕無所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采浮言故也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也唯在陛下獨斷發言盈庭而孰是臧否帝曰正合朕意大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行計決矣詔問司天皆曰陛下但棄鄆州且守河朔天文歲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郭崇韜奏古之命將鑿函門出軍示其果敢况一人親征成筭已定區區常譚無足據也是月梁將王彥章率衆至汶河明宗遣騎軍偵視至

遞坊鎮兵來挑戰王師以精騎擊之渡汶水大敗之生擒梁將
劉田章等三百人俘斬二百級彥章引衆保中都明宗飛驛告
捷帝置酒大悅且曰鄆州之捷實壯我謀由是決行渡河之策
遂平梁氏

明宗初入洛所司議即位儀注霍彥威孔循等言唐之運曆已
衰不如自創新號因請改國號不從土德帝問藩邸侍臣左右
奏曰先帝以錫姓宗屬為唐雪寃以繼唐祚今梁朝舊人不顧
殿下稱唐請更名號帝曰予言十三事獻祖以予宗屬愛幸不
異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難解紛櫛風沐雨冒血力戰體無完
膚何艱險之不歷武皇功業即予功業也先帝天下即予之天
下也兄亡弟紹於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典禮曆之衰隆吾

自當之衆之莠言吾無取也時群臣集議依違不定唯吏部尚
書李琪議曰殿下宗室勲賢立大功於三世一朝雨泣赴難安
定宗杜撫事心因不失舊物若別新統制則先朝更是路人堯
堯梓宮何所歸往不惟殿下感舊君之義群臣何安請以本朝
言之則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兄弟出繼即位柩前如儲后之義
可也如是群議始定

天成中車駕在汴樞密使安重誨延諸藩侯議平吳之舉霍彥
威權其利害事未能決翌日聞偽吳升府節度使徐溫卒議在
必行帝謂侍臣曰四海之內唯淮南未賓正朔乘彼紛紜適宜
弔伐朕豈貪土疆耶姑務德訓兵後圖未晚又供奉官丁延徽
盜倉粟禁繫經年延徽性纖巧權貴多庇護比望至應聖節則

釋放乃至節前中要取聖旨放繫因明宗曰除盜倉粟官典外
餘可踈放時侍衛指揮使張從賓言事帝多容之因奏佗事從
賓言及延徽情非盜粟意本陪填帝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期
於決死蘇秦說予不得非但卿言衆於是不敢言翌日帝御中
興殿謂近臣曰丁延徽禁繫經年竊盜倉儲何須擁護不然則
合原則原淹滯如此復何計較耶既知擁護不及乃據法寺具
獄斷決

華溫琪初事莊宗為秦州節度使明宗即位因入廟顧留闕下
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騎大將軍歲餘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
曰溫琪舊人宜重鎮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佗日又言之重
誨素強愎對曰臣累奏未有闕處可替者惟樞密使而已明宗
曰可重誨不能對溫琪聞其事懼近臣所善與重誨俱各稱疾
由是數月不出

周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即位二月丁卯河東賊將張揮率前鋒
自團柏谷入寇營於梁侯驛攻劫堡柵殺掠焚燒所至盪盡潞
州李筠遣護軍穆令均率步騎各千人拒之時帝議親征詢于
執事者中書令馮道等奏曰劉崇自平陽奔遁之後勢弱氣奪
未有復振之理竊慮聲言自來誘誤於我兼以陛下纂嗣之初
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搖動不宜輕舉命將禦寇深以為便帝曰
劉崇幸我大喪聞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謀誑惑人心勾誘
北虜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事在心濟來故無疑爾時馮道
以帝銳意于親征恐非萬金之策因固諫之帝曰昔唐太宗之創

業天下草寇靡不親征朕亦何憚焉道曰陛下亦不可効太宗
帝以曰劉崇烏合之衆首遇王師必如山壓卵爾道對曰山壓
卵故不敵不知陛下終作得山定否帝不悅而罷三月癸未帝
降御札征壬辰次澤州甲午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失
律帝自率親騎臨陣督戰諸侯分兵追襲勢若風雨僵尸棄甲
填滿山谷己亥宴從官於潞州之衙署是日誅樊愛能何徽及
諸將軍校監押使臣等共七十餘人以高平陣見賊奔遁故也
又斬開封府馬步軍都指揮使郭令嵩以臨陣遷延不應指使
也愛能暨徽皆自戎伍而為列校漢末太祖自鄴入平內難各
率部兵以從及太祖踐祚累加擢用尋以愛能為侍衛馬軍都
校徽為侍衛步軍都校皆遙領節制其寵遇委用非不至也而
姦猾為性臨事顧望至是與劉崇對曰陣愛能望賊而遁徽所
部兵未及成列為蹂踐而散既伏誅中外無不盛稱帝之英斷
自是驕將墮卒股慄而懼矣顯德二年正月帝謂宰臣等曰朕
昨昇府州為節鎮就拜折德宸為師而夏州李彝興以土壤相
接惡其與己並為藩鎮乃敢扼塞道路阻絕使臣卿等以為如
何宰臣奏曰夏州地起邊徼朝廷向來常與優借府州甚為福
小近建節旄得之何利失之無害且宜撫諭彝興庶合大體上
曰德宸三數年來竭盡心力禦捍劉崇如何一旦棄之度外
且夏州須產羊馬博易貨貨悉在中土儻與阻絕何能為之乃
命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其悖慢情以安危後興恐尋果懼
循伏聽命焉

十一月帝謂侍臣曰近以開廣京城存歿皆有起動若聽汎言
卒行未得沸騰之語朕自當之久遠即當利於人矣
五言三月親征淮南開東沛州有賊船數百隻乃命殿前都虞
侯慕容延釗及右神武統軍宋延屋師師以討之將行令延釗
帥驍騎登陸而往延屋督舟師沿江而下時議者云徑趣江路
恐非良策若取襄河而往保無憂矣惟帝獨斷不移未幾延釗
上言大破賊軍於東沛州

明察

夫王者鍾五行之秀膺三靈之眷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仰之如
日無幽而不燭畏之如神雖微而必察絲是下情靡不上通諛
說無以自進含忠服潔之士得以效其所能匪躬瘁之臣得
以保手終吉自西漢而下蓋有躰資明智內懷聰睿通言必究
其所至直精冥合於惟幾使姦邪無所云為勲勞獲於全度刑
賞不濫而政化以清禹之策書斯為美矣

虞舜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德於四方
使天下無塵塞

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傑
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子
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帝
年十四覺其詐後有譖光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
所屬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

後漢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

魏大祖知人善察難眩以偽建安末以毛玠為東曹掾典選舉

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
白曰舊西曹為次宜省東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成於東
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

衛臻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
同共舉事加欵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
忠誠

晉元帝時王敦為荊州牧會相州刺史其卓遷梁州敦欲以從
事中郎陳頌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
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搆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
忌憚之

成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
峻平問庾亮曰當日白頭公何在量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
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

後魏大武帝雅常聽察瞬息之間下人無以措其姦獻文帝勤
於治功百寮內外莫不震肅及傳位孝文猶躬覽萬機政刑嚴
明顯拔清節沙汰貪鄙牧守之潔性往聞焉

唐高祖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臨朝處分割決如流每發其姦
伏皆出人之意表

太宗貞觀中代州都督劉闢謀反腰斬黨與六人皆伏誅闢既
斬右武侯將軍立行恭探之心肝而食之太宗聞而數之曰刑
典自有常科何至於此必若食逆者心肝而為忠孝則劉闢之
心為太子諸王所食豈至卿乎恭慙而拜謝

高宗永徽二年詔宗西道副總管高德送市馬而德送自取駿者大理卿李道裕奏云此為異常請實中廐高宗曰道裕法官職在決斷進馬之事非其所司請以馬送北門妄希我意深乖法官之體豈朕行事不為群下所知耶朕今自咎未能耶默道裕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以太子瑛得罪召左相李林甫議立嗣君時武惠妃承寵林甫希旨因以惠妃子壽王瑁對玄宗不可竟冊立肅宗林甫由是恐不利已乃起妃族韋堅柳勣之獄教危於肅宗肅宗推誠守道卒不自明玄宗亦聖慮獨斷意無所忌 太宗大曆八年閏十一月右僕射裴遵慶之姪孫債竭登聞鼓告遵慶謀反帝曰此必大謬乃下有司鞠情果風狂誣罔伏罪杖債四十配流漳州

德宗貞元中左司郎中盧徵驪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深遇之參為相倚以自代會同州刺史缺參請以尚書左丞趙憬補之詔用徵以問參腹心也

憲宗元和十二年九月己亥賤京兆尹竇易直為荊州刺史初萬年捕賊尉韓晤以姦贓發易直使法曹操常正收鞠之得贓三十萬帝意其未盡令復鞠之果得贓三百萬故罪正收而賤易直韓晤除名配流昭州

文宗開成元年十月癸丑御紫宸殿宰臣李固言奏御史臺推金部員外郎判度支案韓益贓狀李石奏曰臣以其頗會錢穀是以錄用不謂如此貪穢帝曰宰相但知人即用有過即懲李石所用人且不掩藏罪過可謂至公從來宰相用人既有過犯

又不欲令有司舉察此大病也但知者舉之舉不失職從而獎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隱惡

武宗御殿受冊是月九日雨至十四日轉甚乃改用二十三日時有織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草料士良怒曰必若有此軍人須至樓前作鬧宰相李德裕等知之請開延英訊其事帝曰姦人之詞也召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由宰相况未施行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謝之是日晴霽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宰相王健全請患假累日不朝帝謂侍臣曰建立欲退三司今又稱疾人有託疾得疾者不宜如此長興元年四月十八日收復河中斬楊彥溫傳首來獻初彥溫

莊宗朝累遷裨將天成初末帝出鎮河中奏為衙將善遇之至是彥溫承安重誨意乘末帝閱馬于黃龍莊據州城謀叛末帝尋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為叛彥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蒲民感末帝惠養之恩揭竿持挺敵彥溫之徒者甚衆竟以堅甲利兵不勝而退數日詔末帝歸朝帝疑其詐不欲與兵授彥溫絳州刺史安重誨堅請出師即命西市留守索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樂彥稠等率兵攻之五日而敗自閉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師帝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及收城斬首傳送帝怒彥稠等時議者以當時四海帖然五兵載戰蒲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彥溫安敢枉悖皆以為安重誨竊弄權柄從榮等諸王敬事

不暇獨忌末帝威名夙著已素在其下每於帝前屢言其短帝既鍾慈愛不聽重誨巧作規圖冀能傾陷也彥溫既誅末帝在清化宅重誨謂馮道等曰蒲師失守責帥之義法當何如公等安得緘言重誨諷道等論列欲致末帝於有過之地翌日起居馮道奏合行朝典帝不悅謂宰臣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皂白公等發此言是不欲留在人間也趙鳳堅奏春秋責師之義所以激勵藩守帝曰皆非公等意也二人惶悚而退居數日帝於中興殿見宰臣趙鳳承重誨意又再論列帝問侍臣他事無所言翌日重誨復自論列帝曰卿欲如何制置吾便隨汝重誨曰於陛下父子之間臣不合苦言一稟聖旨帝曰從佗私第閑坐何煩奏也乃止

二年三月丙寅制末帝授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左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仍封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賜推忠佐運功臣時安重誨出鎮河中帝遣中使召見末帝泣而論曰如重誨意爾安得更見子賴我心自正由是宣制行此宮衛之命三年正月武德使奏內宿殿直張繼榮等二人俱失銀帶帝曰內庭豈有盜耶莫是失物人妄訴否宣徽使朱引昭承旨鞠問果如帝言遂其以罪罪之

劉鼎為吏部員外郎判吏部南曹與司封郎中曹探同注擬三銓選人崔銳卜延嗣而下違格楊光嗣年貌不同文書踰濫令史趙廣李仁遇王環等伏罪中書門下帖本司官員各取伏崔居儉等注擬依格超折准勅及堂判不違理列盧文紀執奏本

司各以伏過官員有失各望罰兩月俸狀入樞密直學士呂琦
讀奏帝問居儉等過失琦對曰勅命許超折此不言資數當判
又更促之銓司可罪大抵盧文紀與居儉情不相協倚搆暇類
欲其有玷帝曰公理何在是日詔曰居儉等既准勅文微失不
足為累並放

晉高祖初為大原尹明而難犯帝素好施施物必精嘗以百緡
贈客謂所賚牙吏曰吾本救人爾勿受遺因密使步健躡而視
之果囊束素以還帝怒筮背遣馬左右畏之有如神明

王福四年六月陳都民王武穿地得黃金數餅州取而貢之帝
曰宿藏之物既非符寶不合入官遂召所獲之家至闕給而遣之
五年八月李崧因帝顧問遂言諸州倉糧皆於帳討之外所剩

頗多帝曰多納害民罪同枉法其倉督等特貸其命各宜懲斷
周世宗顯德元年十二月帝謂侍臣曰朕昔居邸第嘗聞州郡
村落之間有不務營生以狡蟲自負虛構辭訟恐動人民者鄉
閭相畏不與之爭官吏避事不懲其咎得志斯又為害亦深朕
切不喜之宜委諸處錄事叅軍縣令等密具申奏即與除去令
佐之官最親吾民凡事之損益曾不細知此後直許條奏有允
當者必獎用之

二年正月帝謂侍臣曰近覩三司累奏以漕運綱官梓和宮物
處極刑者數人朕聞漕漕之物向未例給斗耗自晉漢以來不
與支破且倉稟所抵常賦皆是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豈
無耗折忍令犯者啣冤處死起令後每石宜與耗一斗苟有所

犯人必其心

六月親錄囚於內苑先是汝州頴橋鎮百姓馬遇詣闕上訴以其父溫與其弟福迢俱為令鎮鎮將史彥鐸所誣冤死於獄中及令有司按鞠終不能辯之帝遂召入內園親自錄問果得其事實以馬氏無辜冤死其賜家粟麥各五十石絹三十匹議者或以為神是時諸侯聞者無不躬親於獄訟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十八

帝王部 五十八

勤政

守法

致治

勤政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傳曰人道敏政况乎宇宙之大民物之衆內撫諸夏外安百蠻體元以立制建侯以共治禮樂征伐於是乎在三皇已前風俗簡朴雖曰無為無不為也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手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暮以脩令故虞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夏禹則曰予思日孜孜商書則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書梓材曰既勤樸斲惟其塗身賸無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乃至未明求衣齋居決事親臨庶獄延見大臣議論講貫或至夜分斯則聖人之用心也始乎勞終乎逸若雲行雨施春生秋歛而歲功成矣

殷中宗大戊嚴恭敬畏天命自度

用法度也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民知

之勞苦不敢荒謬自安也

故享國七十五年

高宗武丁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怨故享國五十五年

周文王日中昃不暇食享國五十年

宣王將朝諸侯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故庭燎之詩美其能自勤以政事

漢宣帝地節二年五月始親政事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三年十二月初置廷尉平秋季後請讞時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後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湯禹之明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又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說文曰札牒也

勤儉之風

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於禁坐

禁坐列御坐也

廣求民瘼觀納風

謠故能內外匪解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

順帝永建元年九月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

魏文帝黃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

大政論辨得失是年帝南巡觀兵于吳留司馬宣王鎮許昌錄尚書事宣王固辭帝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

明帝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無厭倦太和三年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聽訟親臨聽之

晉武帝泰始四年帝臨聽訟觀錄廷尉洛陽獄囚親平決焉
元帝大興元年親作聽訟觀

四年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

明帝太寧二年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大宰司徒

已下詣都坐叅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

成帝咸康六年初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於東堂

後魏孝文太和十五年五月己亥議改律令於東明觀親擬疑獄七月己酉車駕巡省京邑聽訟而還

十六年二月幸北部曹歷觀諸省巡省京邑聽理冤訟五月詔群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流徒限制帝親臨決之

十七年五月帝臨朝常引見公卿已下決疑政律囚徒
二十年二月辛丑帝幸華林園聽訟於都亭

八月壬辰朔幸華林園親錄囚徒咸降本罪二等決遣之帝聽覽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常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

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嘗臨朝堂謂太子太傅穆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已降禮義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帝親自決之

宣武正始元年八月詔洛陽令有大事聽面敷奏

永平元年六月詔曰慎獄重刑著於往誥朕御茲寶曆明鑒未遠斷決煩疑寔有攸愧可依洛陽舊圖脩聽訟觀農隙起功及冬令就當與王公卿士親臨錄門

延昌二年正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六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三年四月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

孝明熙平二年九月詔曰察訟理寃實紘政首躬親聽覽民信所由比日諒闇之中治綱未振獄犴繁廣嗟訴驟聞雖曰司存毋多誣壅曾是實德寔深矜慨自今月望當整出城闈親納滯枉者可宣諸近遠咸使聞知

孝昌二年二月甲申帝皇太后臨大夏門親覽寃訟

孝莊建議元年五月詔曰自孝昌之季法令昏禠懷忠守素壅隔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橫被疑異名例無爽枉見排抑或選舉不平或賦役煩苛諸如此者不可具記其有訴人經公車注不合者悉集華林東門朕當親理怨獄以申積滯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癸亥朔帝於華林園納訟

六月己卯帝臨顯陽殿納訟

永熙三年五月庚子又幸華林都亭納訟

西魏文帝大統五年秋七月詔自今常以朔望親閱京師見囚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正月己亥聽訟於正武殿

武帝保定三年四月帝御正武殿錄囚徒

建德元年十二月己丑御正武殿錄囚徒至夜而罷

二年十二月戊午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六年五月辛亥御正武殿錄囚徒

隋高祖初即位乘輿四出路逢上表省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
潛遣行人採聽風俗吏治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

開皇二年十二月丁亥親錄囚徒

四年九月己巳親錄囚徒

十年七月庚戌親錄囚徒

十二年八月戊戌親錄囚徒

十七年二月辛酉親錄囚徒

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親錄囚徒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謂侍臣曰每有章奏朕所親覽其詣闕
者並即引見不得輒相止抑致有幽枉

九月乙巳親錄囚徒

二年閏二月親錄囚徒多所原放

三年八月親省囚徒多所寬宥

八年二月癸未親錄囚徒多所原放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午即位十二月癸未謂司空裴寂曰
比有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所以孜孜
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治或二更方寢亦望公輩用心
不倦以副朕之心也

貞觀元年五月癸丑謂侍臣曰書不云乎夫人民有欲無主乃
亂故樹君以治之然而不能獨治必藉良佐以相輔弼朕今臨
御天下子養生民思引君道以安萬姓卿等豈不見隋主為君
不恤民事君臣失道民叛國亡公卿貴臣暴骸原野毒流百姓
禍及其身朕每念及於斯未嘗不忘寢輟食所以師古作法不
敢任情欲共卿等不為逸豫唯務治民須君臣相體善惡必陳

聞公卿以下皆難於言朕豈開延之道有所不盡乎勅中書令

侍中於朝堂受辭訟衆庶以上有陳事者悉令封上帝皆親覽

二年八月甲戌幸朝堂親覽冤屈

三年十二月辛酉親錄囚徒多所原放

十五年四月親錄洛陽河南洛陽二縣及行徒諸司囚徒十一
月庚子錄在京囚徒多有原宥

十年十二月親錄囚徒

十六年七月謂侍臣曰朕數召公等欲聞愆闕庶幾善道以匡
不逮耳今常達夜不寢思為政典非唯憂勤萬姓以款貽法後
昆司空長孫無忌奏聞古來撥亂之主載籍斯有天造草昧之
辰委始經綸之日何嘗不思聞帝道祇奉王度及即位之後漸

染驕盈詩云鮮克有終此非虛說陛下君臨四海將二十載視朝以後每留郡臣陛見為解威嚴貸以顏色唯欲其論國家善惡用康政化哀愍黎元聖情轉切此豈臣等獨蒙恩澤四海蒼生誰不幸甚

十七年二月己亥帝親慮囚徒非傷化害物多所降宥帝嘗以天下太平厲精風化每旦召見三品以下賜食御前初發德音必先政道獎誘臣下令合有所陳群臣雖無可進說帝必深叙戒懼

七年辛丑謂公卿曰朕聞隋煬帝對群臣未嘗言及政道朕實以政事切心若見卿等不覺自然發言曰徒長孫無忌曰臣聞欲知國之存亡先觀其為政此隋所以喪陛下所以興也

八月帝見諸方使人先問其田苗善惡百姓疾苦奏稱百姓更無瘵患而今茲有年因謂群臣曰自去秋不雨涉茲春夏積旱三時野無青草中心怵惕無秋稼之望迄於季夏方降其雨今此年豐上天所賜雖祥瑞之美無以加焉

十八年二月丙辰帝謂侍臣曰天下靜亂必在於君化以成俗亦由其主朕少小軍旅於學業恨不能該覽經史撮其善事為百姓行之

二十一年正月詔以無識之徒自蹈刑憲者宜順陽和特申恩惠諸司見禁囚並宜將過詳其輕重自此以後每視朝錄禁囚二百人帝親自案問降死至流入徒徒入杖者並放
二十二年閏十二月癸巳親錄囚徒及所原放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召朝集使謂之曰朕初登大位固以黎庶為心事有不便於萬姓者各宜面奏有不盡者亦任封進自是每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理

顯慶四年十月壬辰親慮在京囚徒多所降免

龍朔三年二月庚戌勅京城見禁囚每日將二十人過帝親慮之多所原免慮不盡者仍令皇太子於百福殿慮之

咸亨二年六月癸巳以時旱親慮囚徒多所原宥仍令沛王賢慮諸司囚周王顯慮洛州及兩縣囚

中宗景龍二年六月壬寅親慮囚徒多所宥原

玄宗開元五年七月引畿縣令見于別殿帝謂之曰諸縣令等朕聞春夏以來苗稼甚好近日稍多雨水深慮渰浸田疇只如

鞏縣安縣汜水等處山水暴下衝突廬舍至於百姓溺者數人言念於茲不忘鑒寐雖已遣御史檢校安存卿是親之人官若為優恤亦知今歲蝗不為灾避境有徵深嘉稱職未知在外疾病多少差科賦歛得均平否

十一年諸州朝集使來見帝謂之曰卿等遠來並平安好今歲收穫何如去年百姓之間有何疾疢鰥寡惻獨及行人之家若為優恤使得存濟卿等初到且歸休息數日之後與有司計事以聞

二十五年十一月諸州朝集使見勅曰朕比擇長吏兼分命使臣所冀安人佇彼成績未知去歲之後至今秋已來郡縣之間如何致理招攜復業何為處置頃聞諸道路遠近稍熟百姓貯

積多少卿等親人之職廢事合知實以直言用慰虛佇
天寶十四載六月壬辰帝親慮囚徒

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庚申臨軒引侍臣議時政得失

代宗寶應元年九月壬午御延英殿會宰臣等議政事自辰至
午乃罷丙戌御延英殿會宰臣等議政事自辰至巳乃罷

大曆三年十月庚辰太宗御延英殿引萬年長安兩縣令及諸
畿縣令見

十年五月己卯帝視朝以班列人少謂宰臣曰朕每日聽政未
嘗不晨興公卿大夫豈忘恭恪宰臣等拜再引過陳謝退而造
示朝臣聞之者莫不悚惕

德宗貞元元年十二月以蝗螟之後流庸未復詔延英視事日
令嘗參官七人對見訪以時政得失自是頗有忤其不適事理
者悉優容而遣之

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寇雖退疆理猶虞安邊之策必有良策
各委常參官具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奏利害

四年十月召京兆府諸縣令對於英殿訪人疾苦各賜衣一襲
甲申中書門下奏大理卿于頔大常卿董晉兵部侍郎李紆京
兆尹李佐吏部員外郎呂渭曾任刺史司農卿薛班大府少卿
常華大理少卿李速戶部郎中盧紹倉部郎中龐登曾任縣令
及長安令竇申萬年令李融並有理行於是命頔等與刺史言
於左丞聽班等於右丞聽言畢各條奏

六年九月召京兆府諸縣令對延英殿問人疾苦各賜衣一襲

七年十月司農卿李模免官初司農當供三冬官菜二千車以度支給軍且稍賤又阻雨菜敗模以度支為辭帝責其不先聞故免之先是模奏司農菜不足請京兆府市之尹薛班萬年令常彤乃禁人科賣帝命奪班俸一月彤奉三月由是每遇延英殿令諸司長官二人引見訪問謂之延對

十一年二月黔中觀察使崔穆為部人告賊七十七萬貫及他犯監察御史李直方往黔州覆案近事兩悔無對見者是日雨止重之延英殿召見直方遣焉

憲宗元和元年銳於正理謂宰相裴垪曰朕聽政之暇徧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時事竦慕不能釋卷又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讀國史始知萬倍不及先聖當先聖之

代猶須相與百官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事有乖宜必望卿盡力扶救垪蹈舞進賀曰陛下言及於此是宗社無疆之福臣等駑劣不副聖心垪亦孜孜奉上每因敷奏復引太宗躬勤聽覽以諷帝帝常納用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仍照自今兩省官每坐日一人對來

八年六月辛巳朔時以積雨延英門不開者十五日至是帝便謂宰臣等曰每至三日兩以對來

十三年九月戊子自八月壬申雨至是暫霽翌日復降乙丑雨雪深數寸人有凍死者宰臣因對請放朝帝曰沍寒放朝固其所也然吾樂與卿等相見退居深宮誰可與語耶

十四年八月己未謂宰臣曰今天下雖漸平尤須勤於政理若

遇休暇頗不坐有事即詣延英請對勿拘常制先是宰臣奏事於延英羣臣以秋暑方甚不敢久其詞宦同列將出帝止之曰數日方與卿一相見時雖尚熱朕不為勞因固留羣等久之方退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八月乙亥幸勤政樓問人疾苦文宗太和元年三月御紫宸殿延英視事者凡十一刻宰臣得以口陳大政帝皆虚心聽納異日對翰林李士於思政殿對南北軍使於麟德殿洎諸蕃使者諸道奏官皆得引謁故事隻日皇帝視朝其數日百官但奉朝請退帝既勤於為理其後與宰臣間日論政或當放朝皆令用隻日

五月甲申召待制官禮部侍郎崔郾工部侍郎獨孤郎同對一刻時待制官命之舊矣近歲虛設其名未嘗引覲及此屢召咨以特政

六月詔百司庶務有不便於人者各委長吏悉心陳列無使壅於上聞

開成元年正月乙巳帝御紫宸殿宰臣鄭覃李石進曰陛下改元御殿中外寧謐全蠲京兆府一年租稅又停天下四節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帝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尚空文覃曰在守之而已石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特看之又十道黜陟使去日便付與公事根本令向外與長吏詳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帝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御史崔虞對見粟有二百五十萬石帝曰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約歲費不少而所蓄非多
深可軫慮石曰京畿頻旱無以添置待至來年微雨稅麥時納
麥穀自然國儲漸實人亦樂輸帝曰如今用粟處且給價錢來
年折納務優農人覃曰若不優之折納為害石又奏涇陽水利
方春作時請禁碾磑秋冬水閑任却動用覃曰務農乃原其本
也游手未作自當衰止帝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御爐曰
此物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脩飾何由復初石曰
百司皆有官長在陛下各責其事而已覃曰丕變風俗當考實
效晉時嵇阮之流竟何裨益帝曰阮籍居母喪飲酒食肉隳紊
禮教覃曰三十年以來不務實事相尚何顏石曰此本因理平
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但遠慕王夷甫耻不能及帝曰
卿等輔朕為理必在振舉法度法者帝王之鞭策乘馬不執鞭策
而可望致遠乎鄭覃李石謝曰陛下撫念萬方形于憂歎臣等
雖甚駑庸敢不力奉聖志

九月丁亥召對季集畿赤縣令等二十一人賜帛有差

二年八月丙午望日帝御延英對刑法者刑部員外郎紇于泉
王含大理少卿李武常紆及大理正丞等自此朔望即對刑法
官以詳重輕

三年二月詔僕射尚書侍郎左右丞大卿監每遇坐日宜令兩
人循次候對

宣宗在位十四年凡對宰臣語及政事即終日忘倦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六月丙寅見百寮於廣壽殿時不豫旬日

至是稍平帝勤於聽政事接臣下無倦聖恙總似和裕即戒尚
宮曰吾今日見百官六宮請曰聖體虛羸且候平復無宜勉強
上曰吾坐即健乃以烏帽便服見群臣

十月辛酉上顧謂侍臣曰宰相久不相見何也因令孟漢瓊傳
詔馮道奏曰臣等以五日起居稟中旨召見不敢大進也是月
道率百寮見於中興殿

守法

仲尼有言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盖夫居南面之重宅億
兆之上立乎法以齊衆一其心而成化豈三尺之律令而敢私
乎哉故漢氏而下致治之后曷嘗不申嚴邦憲循行吏議雖復
宗室貴戚元勳近習冥於彝典無所矜貸繇是明一成之不變

致天下之歸心焉周書曰無徧無黨王道蕩蕩其斯之謂矣

漢武帝時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玄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

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

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

主傳主之官也禮有傳母

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

論決其罪也

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

一子死以屬我

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

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

者先帝所造也用第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

不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

時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

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徧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

帝所重三五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

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帝廼起入省中
以時召讓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王上壽上乎朔免冠
頓首曰臣聞樂太守則陽溢哀太甚則揜損陽陽陰變則心氣
動則精神散而和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

下正而不阿因以正哀也愚不知忌諱

當朔前有罪免為廢人待詔官署因此復為中郎賜帛百匹

宣帝時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兄孫山坐寫秘書光夫人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不許之

後漢光武時竇融為大司空以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

虞延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於光武諧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廼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

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劔手莫敢于法

後魏太武性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亦不虧法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寬假

孝文時趙郡王幹除都督冀定瀛二州諸軍事至州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足若必以威殺為良則應汎通于衆牧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脩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聞於治理律外重刑可推以聞

唐太宗貞觀中吏部尚書侯君集坐太子承乾事帝謂百寮曰

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寔展其力不忍寘之於法我將乞其性命
公卿其許我乎群臣爭進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
明大法帝謂君集曰與公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
欷下泣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

趙節長廣長公主之子以暱於太子承乾伏誅帝幸主所主以
首擊地泣謝子罪帝亦拜手垂泣曰有功者仇讎必賞有罪者
親戚咸誅前王執此以守其國今世民亦庶幾無私有慙於姊
高宗麟德元年二月丙午魏州刺史郇國公孝協坐贓賜死宗
正卿隴西王博文等奏稱孝協父長平王叔良身死事者孝協
更無兄弟繼嗣便絕特望矜免其死帝曰時覽所司覆奏孝協
死罪非不愴然但國之枝戚任寄為重不能庶慎遂及贓貨狼
藉且畫一之法百王共貫豈親踈異制用捨殊途若有利於百
姓皇太子亦所不赦身之肌膚朕亦不惜今知孝協既有一子
令其主祭其墓功等親並宜依舊勿拘令式孝協竟自盡於第
代宗大曆四年七月癸未勅死罪降從流特皇姨弟薛華因酒
色忿怒手兩三人棄屍井中事發繫於京兆府慮前一日賜自
盡不以公法貸私恩也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七月汴州倉吏三十七人定贓至死分戮
於三市史彥弼為汴之衙校舊將之子石敬瑭之戚屬王建立
奏希免死帝曰王法無親豈可私徇乃皆就戮

丁延徽為供奉官監倉與倉官共盜倉米三百五十石延徽性
纖巧權貴多庇護之禁繫經年比望至應聖節則釋放乃至節

前取旨放繫囚帝曰除盜食粟官典外餘可踈放時侍衛指揮使張從賓言事帝多容之因奏他事從賓言及延徽情非盜粟意本陪填帝曰我倉厚祿偷我倉儲期於決死蘇秦說予不得非但卿言於是不敢言翌日帝御中興殿謂近臣曰丁延徽禁繫經年竊盜倉儲何須擁護不然則合原則原淹滯如此復何計校耶既知擁護不及乃據法寺具獄斷決

涇王從敏明宗子也為成德軍節度使鎮州有市人劉方遇家富方遇卒無子妻弟田令遵者幼為方遇治財善貨殖劉族乃同推令遵為方遇子親族立分書以為誓信累年後方遇二女取資金於令遵者不如意乃訟令遵冒姓奪父家財劉之二女以賤賂從敏之親吏又姦通判官陸浣從敏令浣鞠劉氏獄而

殺令遵令遵父詣臺訴又以成德軍節度副使符蒙掌書記徐台符鞠之蒙本鎮人備知姦狀及詰二女伏行賂放節度副使趙環代判高知柔觀察判官陸浣並捕下獄具服贓汚事連從敏從敏甚懼乃令其妻趨洛陽入宮告王淑妃明宗知之不令入謂從敏婦曰朕用從敏為節度使而枉法殺人取錢我羞見百官又令新婦奔走不須見吾面依法裁斷然王妃頗庇之趙環等三人棄市從敏罰俸釋之

致治

蚩蚩蒸民不能自治天生聖哲以為司牧去危就安民之心也定亂致治君之政也非夫順天應人乘時設教則禍難無息康寧無異矣故運四時成品物健而不息明而下濟天之常道也

任百工熙庶績遵之以德御之以威國之善經也千齡不易百代可知是知弦弧劍矢禍亂遂平制禮作樂風俗乃變弛而張之是謂政教引而伸之稱為化源御宇造物與民更始釋此不足徵也

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

生之說一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存亡之難特播百穀時是草木淳化鳥

獸蟲蟻旁羅日月星辰木波波一作沃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

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

帝顓頊時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

帝嚳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能以明俊德之士任用九族既睦平章

百姓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百姓照明協和萬邦黎明於變

時雍昭亦明也協和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允釐百工庶績咸

熙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云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特授事則能言治百官衆功皆廣勤其事

帝舜既踐天子位命禹稷契等二十二人咸成厥功臯陶為大

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

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特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

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避違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

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

帝始

殷盤庚之時已都河北殷衰自中丁至陽甲九世亂諸侯莫朝

盤庚遂涉河南治亳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今偃師是也行湯之政然

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

冢宰天官卿以觀國風後舉傳說為相殷國大治祭成湯之明

日有飛雉登鼎耳雉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復興

周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言周有大賚天列爵惟

五即所職政事而法之分土惟三列地分國公侯方百里伯七

建官惟賢立官以位事惟能居任理事重民五教所重民在及

惟食喪祭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愛惇信明義使天下厚行崇

德報功有尊德以爵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是所在

成王既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言周家設官分興政禮樂制度

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頌聲者天下大平歌頌

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

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措置也民不犯

漢惠帝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蕭曹為相君臣俱欲無為故帝

拱已垂拱而治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文帝即位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稅而將相皆舊功臣少

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

下告訐之俗易訐面相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浸

息寢蓋也風流篤厚禁罔踈濶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

從輕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謂普天之下有刑錯之風

景帝遵孝文之業至於移易俗黎民醇厚黎衆也醇周云成康

漢言文景美矣

昭帝幼年即位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
半耗損也委任霍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
鳳之間自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益鐵
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宣帝地節二年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
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
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
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元康四年比豐年穀也此類石參錢

宣帝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季法理之事咸精其能
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問鮮能及之足以知吏稱其職民
安其業也

明帝永平十二年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

解二十牛羊被野

晉武帝明達善謀平吳之後天下乂安

後魏孝文太和八年遣使巡行糾守宰不法

玄宗開元十九年二月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奏曰臣等伏
見所司奏天下應死罪囚總二十四人竊以天下至廣宇內至
衆豈唯德禮所齊固以幽贊潛洽方將勤休述美非獨成康之
時返朴歸淳幾若華胥之俗昔者斷獄數百文景稱仁徵諸良
史遠有慙德臣等竭心奉職徒效涓塵之微動色相趨預聞頌
聲之作請付史官克昭盛烈從之

二十五年帝因聽政問京師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而喜
二十八年以頻歲豐稔市師米斛不滿二百天下人安雖行萬

里不持刀兵
憲宗即位常納用直言勤於政事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柄日削方鎮權重

德宗不任宰相以事人間細務多自臨決裴延齡等得以姦進而登台輔者備位而已帝在藩累月言事者頗以此為言帝亦非之及永貞監國群臣謁見宰相杜黃裳首以君臣大義激起帝心帝以黃裳語忠終始延納黃裳首定誅劉闢又李吉甫自翰林學士參定蜀之策而相吉甫吉甫出鎮裴均又繼之前自臨御訖于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綱目用張焉

宣宗自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閭寺警氣繇是政刑不濫賢能効用百揆四獄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是過也後唐明宗及應運以君臨能力行於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十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十九

帝王部 五十九

興教化

先王作教化民扶世導俗所以厚人倫而端王政也莫不因其自然率其不及便天下敦本而興行回而向道猶水之有源風之偃草也然而教化之流非可家至而人說也故因父子兄弟之親教之以孝悌本上下長幼之序勗之以慈惠夫婦之際化之節義農桑之功勉以勞苦故舉孝以為民極察廉以為民表或賜帛以敦獎或給復以表養是乃張四維明五教示大順建至治使民德歸厚風俗丕變不疾而速不嚴而化者由斯道也書曰惠不惠懋不懋勉之之謂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其

在是乎

漢高祖二年詔曰歲舉民年五十已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勿復繇戍

惠帝四年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文帝十二年三月詔曰孝弟天下之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人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無孝弟力田之一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

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自二百石已上每百石加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計戶口之數以率之令增置其負廣教化也

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武帝建元元年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蔭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六十曰耆五十曰艾

今天下孝弟順孫頤自竭盡臣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有受粥之法給米粟以為糜粥

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群國舉孝廉各一人

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

元朔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詔執事興舉孝廉庶幾成風紹休聖緒今或闔郡而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廉不奉詔當臣不敬論奏可

元狩元年十二月詔曰朕嘉孝弟力田其遺謁者巡行天下賜

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昭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
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
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
牢
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
化
地節三年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
方不忘元元惟恐脩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
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
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四年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喪經凶災而
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
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欵送終盡其子道

神爵四年四月以潁川太守黃霸治行尤異賜吏民有行義者
爵人二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詔賜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五年四月賜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永光二年二月詔賜孝弟者力田帛有差

建昭五年三月詔賜孝弟力田帛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賜孝弟力田各有差

三年三月賜孝弟力田爵三級

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帛人三匹
昭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
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聞勞以官職之事其務脩孝弟以教
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
牢
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
地節三年十一月詔曰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
方不忘元元惟恐脩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
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
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四年二月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
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
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欵送終盡其子道

神爵四年四月以潁川太守黃霸治行尤異賜吏民有行義者
爵人二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

元帝初元元年四月詔賜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五年四月賜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永光二年二月詔賜孝弟者力田帛有差

建昭五年三月詔賜孝弟力田帛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賜孝弟力田各有差

三年三月賜孝弟力田爵三級

河平四年正月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馮嘉二年三月博士行鄉飲酒禮

綏和元年二月賜孝弟力田帛有差

哀帝即位賜孝弟力田帛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班教化禁淫祀放鄭聲六月復貞婦鄉一

人鄉二人取其尤最者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以伏湛為司徒湛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

明帝以中元二年二月即位四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永平二年三月郡國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

三年二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十二年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建章三年三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四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

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

和帝永元八年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十二年三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殤帝以元興元年十二月即位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安帝永初二年詔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

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三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五年閏二月詔至孝與衆卓異者遣詣公車

元初元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三年十一月初聽天下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文帝遣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

遂以為常至此復遵古制也

六年二月詔賜貞婦有節義穀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

延光元年二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二級

順帝永建元年詔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正月賜孝弟力田爵人二級

陽嘉元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詔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魏陳王咸熙二年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

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儀義可復

六曰學以為己

晉武帝泰始三年十月詔聽士卒遭父喪者非在疆場皆可奔

走

四年班行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

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

令復講肄舊典賜大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

復行其禮

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三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五年閏二月詔至孝與衆卓異者遣詣公車

元初元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三年十一月初聽天下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文帝遣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

遂以為常至此復遵古制也

六年二月詔賜貞婦有節義穀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

延光元年二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二級

順帝永建元年詔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正月賜孝弟力田爵人二級

陽嘉元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詔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魏陳王咸熙二年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

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儀義可復

六曰學以為己

晉武帝泰始三年十月詔聽士卒遭父喪者非在疆場皆可奔

走

四年班行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

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

令復講肄舊典賜大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

復行其禮

惠帝元年九年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

後魏孝史太和十一年冬十月甲戌詔曰鄉飲禮廢則長幼之叙亂孟冬十月民閑歲隙宜於此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詔誅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苦骨立一志一行稱揚者仰本部官司隨事言上當加弔勉以勵薄俗

隋高祖開皇九年詔曰往以吳越之野群黎塗炭干戈方用積習未寧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大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開通耳目宜從慈始喪亂已來緬將十載君無君德

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婦之義或違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為帝王志存愛養特有臻道不敢寧息內外職位遐邇黎人家自脩人人克念使不軌不法蕩然俱除法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里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世路既夷群方無事武刀之子俱可學文人皆甲仗悉皆除毀有功之臣降情文藝家門子姓各守一經令海內翕然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縣生徒受業升進於朝未有灼然明經高弟此則教訓不篤考課未精明勅所由隆茲儒訓

煬帝大業八年四月詔孝弟力田義夫節婦並加旌異表其門閭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即位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
孝悌力田鰥寡孤獨量加賑卹

四年七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在詳例旌表門閭

太宗初即位詔節義之夫貞順之婦州閭列上旌表門閭

貞觀三年四月詔孝義之家各賜粟五石

四年十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隨事褒顯旌表門閭

六年詔天下牧宰每年親率長幼行鄉飲酒禮

十三年正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物有差

十七年四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咸表門閭

高宗永徽元年五月辛亥詔曰通喪下達聖哲遺訓締俗經邦
咸率茲道至於嬰蓼莪之巨痛懷顧腹之深慈得自經念生

罔極者也爰自周餘七雄交爭逮乎漢末三方競峙金革並動
鉦鼓日間先王典章掃地將盡遂令三邊武猛墨經而扈戎麾
七萃驍雄素冠而事驚巡亦有內無繼體傍闕同氣九筵安寄
奠酌不親廼矐於斯再深警歎朕膺茲景命君臨九野中區富
教化俗承規宜有解張以勵風俗衛士掌閑幕士等遭喪合朞
年上者宜聽終制三年

六年正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咸表門閭

顯慶二年三月詔曰如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父母皆降
禮答拜此乃子道云替婦德不脩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閭自
今以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法若更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
所司隨事糾聞

乾封元年有事于泰山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終身勿事

永淳元年十二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終身勿事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詔曰在外百姓婚娶之家百兩未行二親
俄殞停哀之際使即成婚遂輟直經之容敢伸花幣之禮寧戚
之心安寄罔極之志闕如敗俗傷風莫過於此自今以後宜即
懲革

睿宗唐隆元年七月制鄉飲之禮為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遵
行鄉飲之禮

玄宗開元十一年封泰山禮畢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
閭終身勿事

十七年四月祠乾陵禮畢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

二十年十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終身勿事

二十五年正月籍田禮畢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

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曰如聞百姓之內或有人戶高丁多苟
為規避父母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
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後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
居以敦風化

三載十二月制曰自古聖王皆以孝理五常之本百行莫先移
於國則為忠移於長則為順應有天子孝行過人鄉閭欽伏者
宜今所由郡縣長官具以名薦其有父母見在別籍異居虧損
名教莫斯為甚親歿之後亦不得分析自今以後如有不孝不

恭傷財破產者宜配隸磧西用清風化

七載五月詔曰古者鄉有塾黨有序所以明尊卑之義正長幼之序風化之道義在於茲先置鄉學務令敦勸如聞郡縣之間不特訓誘閭巷之內多虧禮節致使言詞鄙褻少長相陵有玷清猷何成雅俗自今已後且令郡縣長官申明條式切加訓導如有禮義興行及綱紀不立者委採訪使明為褒貶具狀聞奏又詔曰式閭表墓追賢紀善事有勸於當時義無隔於異代其忠臣義士貞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亦置一祠字量事致祭

十三載二月詔曰厚其風俗五教之旨率興責於立園十翼之風斯在其士庶間衆推孝悌累代義居高尚確然隱遁嵩穴者委採訪使博訪聞薦其孝義之人已經旌表雍睦無妨純道有終著美鄉閭深可嘉尚各賜勲兩轉

肅宗初即位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

至德三年二月大赦詔天下孝義門各典一子委官採訪使具名聞奏量文武處分自逆賊已來有匹夫匹婦節義可稱者並旌表閭墓

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不孝別籍異財點污風俗虧敗名教先沒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

十月詔天下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不事

上元元年閏四月詔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三年九月詔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

元年建卯月辛亥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終身勿事
代宗寶應元年四月即位五月詔孝悌力諸州刺史宜搜揚聞
薦

二年七月詔孝悌力田本州各以名薦

德廣二年二月乙亥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終身勿
事

大曆元年十一月詔孝悌力田未經薦用者委所在長官具以
名聞

五年六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迹明著者特加旌表

德宗貞元四年詔孝悌力田聞於鄉里所在長官具聞薦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二月詔曰順孫孝子義夫節

婦旌表門閭重加優卹

四月又詔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
卹

憲宗元和四年十月冊皇太子大赦詔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
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七年十月詔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
存卹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幽州劉總歸闕詔管內有節義因事亡歿
者量加追贈

七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先已旌表者亦量加優卹

昭宗天祐元年詔應天下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彰顯為

衆所知者仰所在長吏標錄聞奏當與旌表門閭
哀帝天祐二年四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以名聞必當
旌表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曰鄉里有孝子順孫義夫節
婦委所在長吏錄其節行以具奏聞盡據典章必行旌表教之
為本禮義是先德之所宗招報在上其民間有經三世以上不
分居者並與蠲免諸雜差徭

十月詔曰其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並宜旌表門閭量加賑給
二年二月詔曰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並合搜揚以行旌表

明宗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詔曰治國之心忠貞為本承家之法
孝友為先應天下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兄弟繼世義居者隨
處長吏聞奏當行旌表

三年八月帝聞隨節復郢均房之間父母骨肉有疾以竹竿遙
致粥食於病者之側出嫁女父母有疾夫家亦不令知聞哀始
奔喪者勅曰萬物之中人曹為貴百行之內孝道居先凡戴北
辰並遵皇化備聞南土多爽特風皆傾事鬼之心不守敬親之
道於父母如此無行被日月何以立身弊久積於鄉閭化全由
於長吏昔西門豹一縣令耳尚能投巫百姓保女子之愛絕河
伯之虞斷自一時傳於千古况位居侯伯化洽封巡豈不能宣
北闕之風變南方之俗宜令遂處觀察使刺史丁寧曉告自令
後父母骨肉有疾者並須日夕專功不離左右奉侍史子奉其
父母婦侍其舅姑弟不慢於諸兄姪不怠於諸父如或不移改

非老者卧病少者不勤侍奉子女弟姪並加嚴斷出嫁女父母有疾不令知者當罪其夫及舅姑

四年三月中書奏孔子有言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往聖深旨終古明規方當孝理之朝尤重人倫之本今後群臣內有乞假覲者款請量賜茶藥所貴勸人之善表主之恩誠有益於皇猷且無損於國力况在班行有父母者甚少既資風化用表宸衷從之

長興二年八月壬申勅朕聞教化之本禮讓為先欲設規程在頒典故蓋以中興之始兆廣初安時使知方所宜漸誘准儀制令道路街巷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有此四事承前每

於道途立牌刻字令路人皆得見聞宜令三京諸道州府各遍下管內縣鎮准舊例於道路明置牌雕刻四件文字兼以安會坊門及諸橋柱刻牌曉諭路人委本縣所由官司共切巡察月敢犯者科違勅之罪蓋所為簡易則所化引多既禮教興行則風俗淳厚庶皆順序益致和平

晉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委逐道奏聞當加旌表

六年八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與旌表門閭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七月制曰敦崇孝義旌顯門閭式恢王化之基用正人倫之本應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委逐處長吏具名奏聞當議旌表

漢高祖乾祐元年正月制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仰具奏聞即議旌表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即位制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勵特風

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曰應内外文武臣僚幕職州縣官舉進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

顯德元年正月詔曰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州縣以名聞者並與旌表門閭

世宗以是月丙申即位三月詔曰其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六十

帝王部 六十

立制度

聖人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制作法度紀綱生民三代已還詳於
典禮兩漢而降布在簡編故有制爵祿以懋功庸定車服以辨
名數設闕梁之禁以譏乎姦立符契之規以謹乎信者存息之
令以息官司定喪紀之宜以正雅俗酌民情而為之節緣世變
而為之文時彼大中建茲彛憲上得其道下知其方昨國庇民
何莫由此於戲傳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又曰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然則王者之立制也誠宜慎其名而慮其
弊焉

漢高祖五年五月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七大夫公

第七故謂之七大諸侯子及其從軍歸者甚高爵也數詔吏先

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亟急爵或人君上所尊禮爵高

邑者則自居其人故云立吏前曾不為決有辨訟及陳請甚

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亢者當也言高

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於何得此且法以有功劳田宅

行獨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多自滿而有功者顧不得顧反

顧反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守即守也尉都尉也其

今謂吏善過官爵稱吾意稱猶副也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

之
八年三月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

綺縠締紵罽操兵乘騎馬賈人坐販賣者以文縵也即今之細

罽織毛若今氍毹及氍毹之類也操持

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綺單綺也

十一年詔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謂各分其半右留

十月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太

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新食之地吏

卒給翰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

詔所止者遣太子為史為卿大夫者詔以息愛見留

十一年三月除關無用傳

景帝中元六年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馬衣服宜稱稱其

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長大也六貞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

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據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

藩載藥盈即是千六至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

服不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

令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車功車服

尚輕故為設禁

武帝征和二年初置城門屯兵更節加黃旄以戾太子發節以

戰故加其上黃以別之

元帝初元五年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

弟通籍司馬中者宮內門也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者相應乃得入也從官親近天子常

侍從者皆是

哀帝綏和二年四月即位六月詔除任子令博士弟子父母死

子寧三年

平帝元始三年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

婢田宅器械之品

後漢光武初伏波將軍馬援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

字大外嚮城臯令印臯字為日下羊丞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

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止者多符印以為信也

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事下下大司空正郎國印章奏可

建武中杜詩為南陽太守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

符之信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者以

虎符其餘微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太信所以明著國命

歛符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或用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

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即國宜有重慎可
立虎符爪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
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有費而不得已
盡謂此也書奏從之

和帝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舊儀曰伏日萬
鬼行故盡日閉不干

事

安帝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文帝遺詔以
日易月於後

大臣遂以為常至
此復遵古制也

建光元年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永壽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喪服中官常
侍以下

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黻黼之飾擬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

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晉受命遵而無改

晉武帝泰始三年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服

大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事駕四及安車各一乘

七年始制大臣聽終喪三年先是鄭默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
既至還職默遂自陳懇至久而見

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
自然始也

後魏明元永興三年詔侍臣常帶劔

孝文延興二年五月詔軍警給爵印傳符次給馬印

大和十年四月始制五等公服

十七年九月詔廝養之戶不得與士民婚有文武之才積勞應

進者同庶族例聽之

十八年十二月羊衣服之制

十九年九月丁亥詔曰諸有舊墓銘記見存昭然為時人所知者王公及位公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五校五步各不聽壑

二十年二月壬寅詔曰自非金羊聽終三年喪

宣武景明四年閏九月禁大司馬門不得車馬出入

孝明孝昌元年十一月辛亥詔曰大孝榮親者之昔典故安平

耄耋諸子滿朝

臣欽若等曰晉安平王享年九十有三有九子

自今諸友父母年八

十以上者聽居官祿養溫清朝夕

孝莊建義元年五月詔以舊叙軍勲不迴征虜自今以後宜依前式以上餘階積而為品其從輿駕北來之徒不在此例悉不

聽政品受階請帛

後周武帝保定四年三月初令百官執笏

建德二年六月詔諸軍符旌皆畫以猛獸執鳥之象

三年正月初服短喪

四年四月初令上書者並為表於皇太子以下稱啟

六年九月初令民庶以上唯聽衣綢綿絲布絹綾紗絹葛布等九種餘悉停斷朝祭之服不拘此例

宣政元年三月初服常冠以皂紗為之加簪而不施纓遵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隋高祖開皇二年五月改傳國璽曰受命璽

四年四月乙亥勅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將之

官

九年四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唯一雄一

十年十月頒木魚符於官五品以上

十五年五月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七月制九品官以上

以理去職者聽並執笏

十六年六月辛丑詔三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妻夫七不得改嫁

十七年頒銅虎符於驃騎車騎府

煬帝大業五年二月庚子制曰魏周官不得為蔭六月壬戌制

父母聽隨之官

六年詔從駕步遠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

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無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

商以皂士卒以黃

唐高祖初為唐王頒銀兔符於諸郡

武德元年九月改銀兔符為銅魚符

二年二月詔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

先是帝從容謂侍臣曰隋末以來多有致送從生之

罪所及使多人有子姓皆全外緋簿籍雖別居處猶同志有元
無其人妄為承嗣非直臣固鬼神且亦存同即異非朕興化之
意也如此輩即令正之尚書左丞崔善為道曰欲求忠臣必
於孝子比為時多金華頗道墨經之義丁憂之士例從起復無
識之輩衣冠以變無復威容燕會之時歛笑自若如
不糾劾恐傷風俗高祖曰既奪其情安可責其卒禮

七年四月詔遭父母喪者聽終制

太宗貞觀元年十一月己未制子弟十九以下聽隨父兄之官

四年八月丙午詔曰車服以庸昔王令典貴賤有節禮經彛訓

自末代澆浮采章訛雜卿士無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儀遂

使金玉珠璣靡隔於工賈錦繡綺縠下通於皂隸習俗為常流
適忘反因循已久莫能懲革朕繼踵百王欽承寶運思列典制
垂範後昆永監前失爰存鑿改其冠冕制度已備令文至於尋
常服飾永為差等今已詳定其如別式宜即頒下咸使聞之於
是五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
青婦人從其夫色

八年四月帝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幘頭起
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耳今四海無虞當息武事此冠頗採古
法無類幘頭適宜常服可與袴褶通用

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
推行陣同濟難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

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遠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代使
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祕器篤終之美恩義深厚古人之志豈
異哉我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隱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營地
一所及其祕器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祔朕意焉
十月癸丑詔曰乾坤合德爰著易簡之功君臣一體勉成中和
之治遠取諸物若舟楫之濟巨川近取諸身猶股肱之載元首
同心契叶存歿以之故諸侯列葬周文創陳其禮大臣陪陵魏
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鄉之營夷吾相齊終託牛山之
墓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錄曩昔之宿心篤終始之大義者
也皇運之初時逢交喪掃除多難光啟鴻業謀臣武將競進轅
門之前明德異才爭趨魏闕之下或雲雷伊始功參締構或光

華在旦績著弼諧及審威懿親舊齒宿德委質先朝特蒙顧遇者自今以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墓地并給東園祕器事從優厚庶敷追遠之義以申罔極之懷

二十二年癸卯令百僚朔望袴褶以朝

高宗永徽二年四月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

三年二月帝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暇百僚許不視事五年八月己未詔五品以上薨卒者隨身魚不須追收

顯慶元年四月制文武官人五品已上老及病不因罪解者並聽同致仕例

龍朔二年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冠等致敬父母

咸元三年五月始令京四品五品職事佩銀魚袋

上元元年八月戊戌詔一品已下文官並帶手中篋袋刀于磨石其武官欲帶手中篋袋者亦聽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鍮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先是九品已上入朝參衣視事聽無服黃洛陽尉柳誕夜行為部人所毆帝聞之以章服錯亂下詔申明之自此朝參行列一切不許着黃

辛丑詔公私齋會及僧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為先後

三年閏三月詔制勅施行既為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

已後尚書省頒下諸司諸州及州下縣宜並用黃紙其承制勅之司量為卷軸以備披檢

中宗神龍二年八月制京官五品已上依舊式佩銀魚袋九月戊辰詔停京官六品以下着緋袴褶令各依本品為定景龍元年十月勅宮殿門宮城門京城門禁苑門左右內外各給交魚符一合巡魚符一合左廂給開門魚一合右廂給閉門魚一合左符付監門掌交番巡察每夜并非時開閉則用之睿宗景雲二年四月制九品已上一品已下文官依上元故事帶手中篋袋武官咸帶七事鞞鞬並足其晉帶一品已下五品已上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用鍮石魚袋者紫者金帶着緋者銀袋

玄宗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誥制勅表狀書奏牋年月等數作一十二三十四十字

開元二年閏二月癸亥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三月癸卯詔曰章服所施貴賤攸別苟容僭越未為獎勸承前諸軍人多有借緋及魚袋者軍中卑品此色甚多無功賞借深非道理宜勅諸軍鎮但是經借魚袋及無灼然功者軍中權借者並委州軍長官勅到並即收取待立功日健功合得即將也上者委軍將先借授奏其靈武和戎大武幽州鎮軍赤水河源瀚海安西定等遠軍既臨賊衝事籍懸賞重軍大小各封賜金魚袋五十板並委軍將臨時行賞

七月戊戌詔曰雕文刻鏤衣紈履絲習俗相誇殊塗鏡奩傷風

敗俗為弊良深珠玉錦綉既令禁斷准式三品已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御盞酒杯杓依式自外悉鑄為鋌婦人衣服各隨其夫子其已有錦繡衣服聽染為皂成段者官為市取天下更不得採取珠玉刻鏤器玩造作錦繡珠繩織成帖緇二色綾綺羅作龍鳳禽獸等異文字及堅欄錦文者決一百受雇工匠降一等科之西京及諸州舊有官織錦坊悉停

是月詔京官所帶跨中篋袋每朝參日著外官牙日著餘日停五年九月戊申詔曰君臣之間不當有隱敷納之事必在無私比年百司及諸使奏陳皆待仗下頗乖公道須有革正自今已後非灼然祕密不合彰露者並令狀奏如文書浩大事理交雜

者仍進先狀其史官日依舊例

六年七月庚申詔曰百司及奏事皆合對仗公言此日已來多仗下獨奏宜申明舊式告語令知如緣曹司細務及有祕密不合對仗奏者聽仗下奏

十二年詔曰朱紫貴服所以分別班品自非有德有功不可輕為賞借自今已後諸軍節度大使灼然有知功勞須權行激賞仕量借色及魚袋仍具狀奏

十三年詔有司試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限落者退還俗不得以金禪對策羨試諸三階院通入大夫院不得有異

十七年八月戊辰詔曰僧尼數多踰濫不少先經磨勘欲令真偽區分仍慮猶有非違都遣括檢聞奏憑此造籍以為準繩如

聞所由條例非愜致姦妄轉更滋生因即舉推罪者便衆宜依
開元十六年舊籍為之更不須造寫自今已後綱維大德侍奉
權隸不得輒於外取

二十一年十月詔道教釋教其來一體都忘彼我不自貴高近
者道士女冠稱臣子之禮僧尼企踵勤誠情之義以為佛初滅
度付囑國王猥當負荷頭在宣布蓋欲崇其教而先於朕者也
自今已後僧尼一依道士女冠例無拜父母宜增修戒行無違
僧律興行至道俾在於茲

二十二年諸道採訪使華州刺史李尚隱等奏請各置使印從
之

二十三年六月吏部尚書李暹奏曰伏見告身印與曹印文同行
用參雜難以區分望請準司勳兵部印文中加告身兩字從之

二十四年二月壬戌許寒食通清明四日為報

二十五年五月丙子詔曰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
踰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是何道理自今已後
除灼然有戰力餘不得輒賞

十一月丁丑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曰臣伏以朝服准式皆合備
其比來有稱慘故式致乖踈臣望自今已後每當正至及緣大
禮應朝官并六品清官并服朱衣餘六品已下官望許通着袴
褶朔望日請依舊文武官朝集使並服袴褶如有慘故准式不
合着紫色袴褶者其日聽不入朝自餘應合着不着者請奪一
月俸以懲不恪其蕃官望不在此限如情愿着者請聽餘望依

令式許之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改元制曰文宣垂訓事必正名而黃鉞古來以金為飾金者應五行之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黃鉞宜改為金鉞副威武之象焉

二年九月詔曰頃叙功勞累增勳級上柱國外及周親是謂賞延載宗族迴充賜物匪厚朝息其准格上柱國外有餘勳迴授周親

五載六月勅三伏內宰相辰時還宅

七月勅應緣玉璽及符璽既改為寶其璽書宜改為寶書奏有符璽

令歷代遵之唐長壽中改神璽傳國及六璽並為寶神龍初復為璽開元初又改為寶也

六載正月詔曰立身揚名所以廣孝流根自葉亦在推恩既切

因親之心須開諒事之制其內文武五品已上官父祖無資蔭者其所用蔭宜同子孫用蔭之制五服之紀宜所致極三年之數以報免懷齊斬之殊雖存出母之制顧復之慕何申有子之心其出嫁母宜終服三載又詔曰重門夜閉以達陽氣群司朝宴樂在時和屬此上元當脩齋錄其於賞會必備葷羶比來因循稍將非便自今已後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開坊市門仍永為常式

七載正月大常卿韋縉奏御案褥牀帳等望去紫用赤黃從之十載正月詔曰禮之王制垂範作程亦既觀德訓人孝敬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孝奉享先禮文有辯令三品已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于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

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

是載改傳國寶為承天寶

代宗應寶二年三月戊子有司奏中書門下五品官准式賜物並同四品及叙三品即不霑恩并御史中丞自今以後望許叙名從之

廣德二年二月戊午詔曰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其文官自今以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輒有奏請

大曆七年秋七月壬辰勅中元前一日後一日宜准舊例並休假

十二年詔自今以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

德宗貞元三年十月復降魚書停刺史務之令准令刺史停代皆倚魚符合之

然後命自至德以來多不施行又節將枯權代刺史悉稟其敦令魚符廢其事漳州刺史坐事將鞠之有司復請降魚書停務從之求其書式不獲乃創魚書曰勅漳州錄刺史張

憇有犯令遣監察御史蘇弁往彼停務推問宜知
四年正月己卯詔曰當參宮比來請假東都拜掃多廢曠職事任遣子弟以申情禮

五年正月乙卯詔曰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漢崇上巳晉紀重陽

或說禳除雖固舊俗與衆共樂誠洽當時朕以春方發士候及

仲月句萌畢達天地和同俾其昭蘇宜助暢幾自今宜以二月

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節之數內外官司休假一

日於是宰臣李泌奏中和節請令文武百僚以是日進書司農

獻種穡之禮王公七禮上春服士庶以力尺相問遺村社作中

和酒祭句芒以祈年穀從之

六年三月丙午加寒食假寧七日

八月初造藍田渭橋等鎮過使印凡二十三紐九月初收諸道進奏院官印三十紐悉碎之

七年三月初賜節度觀察使新制時服帝方織作呈閱所宜帝

曰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節度使以鶻御綬帶

取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以鴈御像委取其行列有序收人有

威儀也儀委瑞草也瑞應圖云王者愛人則瑞草生

十一月令常參官入閣不得奔走其周之下喪朝會禁慘服俄

又命復衣綾袍金玉帶初金吾將軍沈房有弟喪衣慘服入閣

服纓不合衣淺色帝曰南班何得有之曰因循而然又問冠冕

之制曰古之服冠冕者佩玉之響所以節步也夫至敬之地步

武有常不趨而奔致僵君前虧敬慎也在武朝士袍以綾五品

以上帶服金玉取其文綵畫飾以奉上也是以高惡衣服而致

美乎散冕君親一致昔尚書郎含香老萊子綵

八年五月令授臺省官者各具舉主於授官詔夫是即官缺

閏十二月門下省奏部驛條式應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州

不得給往還券至所在諸州府給之別給券俾還其當參官在

外除授及分付假寧往來並給券從之

十年二月詔曰君臣之際義莫重焉每聞薨殂深用惻悼宜厚

哀榮之禮以申終始之恩文武朝臣有薨卒者自今以後其月

俸料宜全給仍更准本官一月俸料以為贈若諸司三品已上

官及尚書省四品官仍令有司舉舊令聞奏行弔祭之禮務從

優備用稱朕懷

三月初置司封司勳考功甲庫印各一

十一年二月置度支水運供軍印

四月勅書賜南詔異牟尋及于各勸清平官鄭迴尹求寬等各一書書左始引中書三官宣奉行復舊制也

五月初鑄河東監軍之印監軍有印自茲始也

十三年七月宗正卿嗣吳王獻奏簡王府諮議恭軍嗣寧王子淑堊請鹵宰臣等議以子淑官卑不合給特詔令給因下詔自今已後嗣王薨日宜令所司供鹵簿永為式

憲宗元和元年三月戊辰詔常奉官寒食拜墓在京兆府界內者取進止

八月甲申御史臺奏新授常參官在城未上及在外未到假故等准令式職事官假故滿百日即合停解其未上官等並無正

文或滿百日無憑舉奏請自今已後如有在城授官疾病未上者在外授官勅到後計水陸程外滿百日並停解從之

三年二月勅朝官寒食拜掃及出城任假內外來不須奉聽進止

四年三月鹽鐵轉運使李巽奏職無兩使請各為一印許之

五年四月庚寅御史中丞王播奏准故事御史到館驛已處上廳中使後至即就別廳如中使先至御史亦就別廳近日多不遵守中使或不詣往例貴欲逾越御史若不守故事懼失憲章喧競道途深乖事體伏請各令遵奉故事莫其守分制可其諸司三品官及中書門下尚書省官或出御制命或入赴闕庭諸道節度觀察使赴本道及朝覲并前節度觀察使勅追赴朝廷

者亦准此先是監察御史元積自東臺赴闕至敷水驛宿上廳中官仇士良後至爭廳門閉聽入詔置積襪而走廳後良士隨以鞭擊積面傷遂無以他坐貶官臺司因請定制焉

六年十二月甲申詔立戰官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戰雖令式所著似有闕文而臺閣支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戰雖令式所著似有闕文而臺閣相承以為定制盧坦元象方如有所見即合上聞造次而行殊平審慎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戰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陸則勾檢之任發付不精禮部員外郎崔備工部員外郎元祐等或以禮許人或守官假其比於申請其過尤深各罰一季俸料緣兵興以來勲賞超越其所立戰須有明文宜令所司准舊制待官階勲至三品然後申明仍編於格令永為常式

近例立戰者率有銀青銀青階而表

方獨擬令上柱國官三品者十二戰無以階叙戰之文牒者司不能詣准式立戰之後轉為四品官者自非貶授無勲階其戰不奪既而盧坦以前任宣州刺史是三品無護軍又請戰立已列於門議官以坦居四品官狀尤無據臺司將劾而未舉吏部尚書鄭餘慶該練舊章自至東都揚言於朝以為不可臺司因移牒詰禮部狀稱今文內只言勲官並不言階而自貞元已來戰一十八家並無銀青已下階者遂以上聞故皆坐罰而申之續罰陸則崔備元祐一月俸料甲申勅盧坦等所罰錢宜令都省收貯充省中修補已後別勅量罰並送都省貯納每至歲終奏數其餘贖罰依前御史臺收管

七年十一月丁丑詔自今遇輟朝日中書門下宜同假日不須八年八月壬寅吏部奏請差定文武官告紙軸之色物五品已上用大花異文綾紙紫羅標檀木軸六品已下朝官并內裝寫許與大花綾標餘小花綾紙通用紫綾標檀木軸命婦色號許用色箋花素紙小花諸色錦標紅牙軸其紅地獨窠錦線花牋紅牙撥鏤鈿軸等除息賜請並禁斷從之

九年十月戊辰以尚書左丞呂元膺為工部尚書充東都留守
舊例命留守必賜旗甲與方鎮略同及元膺受任竟無所賜朝
論以東有寇虞特用元膺尤不當削以沮威望諫官上疏援等
汝壽三州例賜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寵借帝曰此數處並不當
與其後遂皆停

十三年八月乙亥詔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上親者但非連叛及
勾檢之官并官長則不在迴避改授之限况國朝故事不必勅
令明文具存其官署同職異司雖父子兄弟亦無所嫌起今後
宜准天寶二年七月六日勅處分時刑部員外郎楊嗣復以父於
凌戶部侍郎遂以近例迴避嫌請

出省宰臣等舉令
式奏請故有是勅

十四年四月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裔奏臣以河朔能抗拒朝命

者其大略可見所管刺史失其禮與職分反使鎮將領事若刺
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度使雖有女祿山史思明之姦惡
豈能據一州為反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不奉朝命者只以奪
刺史權與縣令職守而自作威福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
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從之

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防禦經略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州軍
等外別置鎮遏守捉兵馬者並令屬刺史如刺史帶本州團練
防禦鎮遏等使其兵馬名額使隸此使如無別使即屬軍事其
有邊於溪洞接連藩蠻之處特建城鎮不關州都者則不在此

限自艱難已來天下右武節將之權尤重遂於所管諸郡別置
鎮兵以大將主之干擾郡政或為姦咨其弊日久至是宰臣
因烏重裔之請
始奏罷之

穆帝元年正月即位三月詔淄青統押海藩每年皆有朝賀比
差部領人數校多今寇盜既夷典章須守宜以從差此官正試
相兼不得過五人

六月賜河中節度使韓弘印一面先是皇甫鑄為相頗排故相
李絳罷河中節度為防禦使而命絳為之至弘復授旌節而以
印賜焉

七月平盧節度使奏准勅加押新羅渤海兩蕃請印一面許之
長慶八年八月勅秋夏之間常多水潦如緣暮夜遭雨道路不
通車駕宜使放其日朝參委御史臺勾當仍每具奏聞如雨不
至甚不在此例

五年五月秘書少監李隨奏請造當司圖書印一面從之

四年二月甲辰勅文武百寮寒食出城及於京畿內拜掃宜令
自今月二十六日已後任去餘准長慶三年二月十四日勅處
分

敬宗寶曆元年正月特建武昌軍額命宰臣牛僧孺為節度使
丙辰牛僧孺奏請所置使印從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六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六十一

帝王部六十一

五制度第二

唐文宗大和元年五月癸酉左神策軍奏當軍請鑄南山採造印一面

三年六月四方館奏請賜印一面仍以中書省四方館為名許之
三年十二月己未以董重質充神策請通行營西川節度使奏請置印一面從之

四年六月飛龍厩襄成群牧請鑄印可之

是月左右神策軍奏當軍於鳳翔扶風縣營田採造寶鷄縣採造斜谷南山吳山寶雞扶風營田共四所各請鑄印並可之

五年四月內外客省使請奏鑄印從之

是月麟州刺史崔應奏刺史銅魚去身元十七年蕃寇陷州城因以失墜自後刺史多是權知因循又不陳請今請勅所司鑄賜從之

六年六月戊寅右僕射王涯奏准勅詳度諸司制度條件等禮部式親王及三品已上若二王後服色用紫飾以玉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飾以金七品已上服色用線飾以銀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飾以鍮石應服綠及青人謂經職事官成及食祿者其用勳官及爵直諸司依出身品仍各佩刀礪分悅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黃飾以銅鐵其諸親朝賀宴會服飾各依所准品諸司一品二品許服玉及通犀三品許服花犀及班犀及玉又服青

碧者請許通服綠餘請依禮部式諸郡曲客女奴婢服通服青碧其命婦客女及奴聽同庶人奴及部曲請許通服黃白皂其命婦准格客女及婦得同庶人其衣服婢及庶人女婦請無許服纈夾丈夫請通服黃白如屬請軍使諸司及屬諸道任依本色目流例其女人不得服黃紫為裙及銀泥卷畫錦繡等餘請依令式其袍襖制度三品已上伏請許服鶻御瑞草鴈御綬帶及對孔雀綾袍襖四品五品伏請許地黃花及交枝綾六品以上朝參官許服小團窠綾及無文綾隔織紗獨織等除此色服外應有奇文異制袍襖綾等並請禁斷其中書門下省尚書省御史臺及諸司三品官並請勅下後一月日改易應諸常參官限勅下後兩月日改革餘非常參官並許五月日改易外州府以

勅到日起限其衫布制度内外文武常恭官及供奉官外州府四品以上官請許通服絲布仍不得有花紋餘請一切禁斷其花絲布及撩綾除供御史請委所在長吏焚毀訖當日聞奏其不合服絲布者請勅下後限一月日內並須改易丈夫袍襖衫等曳地不得長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廣濶一尺三寸已上婦人制裙不得濶五幅已上裙條曳地不得長三寸襦袖等不得廣一尺五寸已上婦人高髻險粧去眉開額甚乖風俗頗乖常儀費用金銀過為衣飾並請禁其粧梳釵篦等伏請勅依貞元元中舊例仍請勅下後諸司及府州榜示限一月內改革又是越之間織造高頭草履織如綾縠前代所無費日害功頗為奢巧伏請委所在長吏當日切加禁絕其諸綵帛縵成高頭履及

平頭小草履即任依舊餘請依所司條疏准儀制令諸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皆通幟六品已下皆不用幟者令非再拜及婚會並不用幟又准六典及禮部式諸文武赴朝諸府導從職事一品及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聽七騎二品及特進五騎三品及散官三騎四品五品兩騎六品已下一騎其散官及以理去官五品已上將從不得過兩騎若京城外從不在此限者今約品秩職事官一品聽七騎二品及中書門下三品五騎三品及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尚書省四品三騎四品五品兩騎鞍鑰石裝其散官及以理去官者五品已上不得過一騎若京城外其勳跡顯著職事繁重者不在此限七品已下非常恭官並不得馬從未任者聽乘屬馬鞍用烏漆裝石一品二品

九騎三品七騎四品五品兩騎六品一騎其京城應繁重者
不在此限六品已下非常奉官不得以馬從其六品已上常奉
官周親未仕者聽乘馬餘未仕聽乘馬小馬鞍用烏漆裝其
胥吏雜色人不此限其鞍轡裝飾據所司條流得用銀者四品
已下並得許用垂頭押膝其用銀鑰石者並不得用闌裝其
軍容隊伍要資華飾不在此限飾並用所司條流准少府式公
主出降犢車兩乘一金銅裝即主犢車兩乘一銅裝縣主犢車
壹乘一銅裝又准鹵簿令外命婦一品厭翟車六乘二品三品
白銅飾犢車一從車四乘四品白銅飾犢車一從車二乘者今
比附前件令式參酌今時之宜婦人本朱乘車近來率用檐子
事已成俗教在因人今請外命婦一品二品中書門下三品母

妻金銅飾檐子昇不得過八人三品金銅飾犢車金銅飾檐子
昇不得過六人非尚書省御史臺即白銅飾檐子昇不得過四
人四品五品白銅飾犢車白銅飾檐子昇不得過四人六品已
下盡奚車檐子昇不得過四人胥吏及高賈妻子並不乘奚

車及檐子其老疾者聽乘鞞鞞步本及車黃木也車其籠籠昇不得過

二人庶人准此右伏緣白銅先以禁斷今請應合用銅者通用
鑰石胥吏高賈妻女老疾者聽乘坐車及鞞鞞車餘並請准所
司條流處分商人乘馬前代所禁近日得以恣其乘騎雕鞍禁
銀鐙裝飾煥爛從以重騎騁以康莊此最為僭越伏請切令禁斷
庶人准此師僧道士除綱維及兩街大德餘並不得乘馬請依
所司條流處分准營繕令王宮以下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三

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九架仍廳厦兩頭門屋不得過三間
三架五品已上堂舍不得過五間七架亦廳厦兩頭門屋不得
過三間兩架仍通作鳥頭大門勳官各依本品六品七品已下
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非常恭官不得
造抽心舍及不得施懸魚對鳳 獸通揪染裝乳染裝飾祖父
舍宅蔭子孫雖蔭盡仍聽依舊居住天下士庶公私第宅皆不
造樓閣臨視人家近者或有不守勅文因循製造自今已後伏
請禁庶人所造堂舍不得過三間四架門屋不得過一間兩架
仍不得輒施裝飾准律諸營延合宅令有違者杖一百雖會赦
皆令去之其物可賣者聽若經赦後下日不改去不賣論如
律又准大曆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勅京城內諸坊市宅舍輒不

得毀拆今若頓令改去恐為倍費其已成者許不毀拆自今已
後宜令禁斷應制度內衣服車乘器用第室等其諸軍諸使職
掌等並請約文武官例各委本軍本使以職掌高下約為等第
比類聞奏應三省御史臺兩京請司及諸道在城職掌印等
請不許用本品例仍並不得服犀玉及車馬不得飾以金
銀應諸色條件伏請委御史臺知彈御史兩巡使京兆尹及東
都留守河南尹留臺御史外州府長吏准條件月日切加糾察
如有違越沒入所犯物仍量加沒責其常恭官品聞奏其在城
諸軍諸使各委本司勾當如本司勾當不及者委臺司覺察聞
奏以前日涯等奉勅等臣等同為詳定酌中奏聞者伏以法惟
無作作則必行令貴在寬寬則可久今臣等約所司條件令式

舊章從俗酌宜務遵中道詔曰理道所關制度最切近者風俗
踰侈歲月滋甚人隳本業用多瀆財爰命有司載舉彞制務從
簡朴度可久行將使尊卑有倫刑罰必息其喪塋婚嫁吉凶禮
物皆有著定尤聞借差雖不在條件之物亦委所司准令式勾
當仍當加捉搦不得輒有容縱軍國異容古今通理禁軍仗衛
雜飾及諸道節度等使應緣軍裝衣服即不在此限或有留令
慢法委御史臺彈奏當坐長吏用清顏風帝自御極躬自儉約
將革奢侈之弊遂命有司示以制度勅下之後浮議囂騰京兆
尹杜棕於勅內條件易施行者奏請仍寬其限事竟不行公議
惜之

八年八月乙酉詔常參官私請假者罷給乘傳

九年三月庚午左丞陳敬休卒癸酉詔曰官至丞即皆朕所委
不幸云亡者宜其為之廢朝况朝會班列本在諸司三品之上
比限近勅或幸通理昨因敬休殞喪載深傷惻自今丞即宜准
諸司三品官罷朝一日

九年甲子詔京城諸司少卿監少尹等並與大卿監大尹分曹
視事同禪政體河南大源等七州少尹及大都督府左右司馬
諸州上佐等亦如之並從憲司之請

十二月勅創造諫院印一面以諫院之印為文諫院舊無印司
有章號各於本

司請印諫官有印人多知之至是特勅置印無詔諫臣
元所論事有閱機密別以狀列之不須以官銜給署

開成元年五月集賢殿御書院請鑄小印一面以御書為文
二年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史元忠奏當節八州准門下牒追刺

史銅魚各一隻臣勘自天寶末年頗有兵戈並多失墜伏乞各賜新銅魚可之

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宰相帶平章事出鎮請朝官為幕府自今已後不得過五人官至侍御史已上即許無奏章服從之武宗會昌三年五月勅諸道節度使隨身不得過七十人觀察使不得過四十人經略都護不得三十人為定式

宣宗大中四年五月御史臺奏准今年正月一日節文今欲條流京有司見任官但請假往處計程限一月已上者使請從發日准節文逐貫尅二百文充給承後判案官如在一月內參假者不在此限從之

五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加息使請准會昌三年六月勅所受禮例不過三十匹仍請頒示天下諸道從之

哀帝天祐三年四月詔曰東上西上二閣門制置各別至於帝畢則以東上居先或大忌進名遂用西閣為便固於禮或何表區分頃緣閣豎擅權乃以陰陽取位不思南面但啟西門邇來相承未議更改詳其稱謂似爽規儀自五月一日已後常朝取東上閣門或過忌日奉慰即開西上閣門永為定制

三年六月勅文武百寮每月一度入閣於貞觀大殿朝廷正衙遇正至之辰受群臣朝賀比來視朔未正規儀今後於崇勳殿入閣付所司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正月辛亥中書奏准本朝故事如封建諸王內命婦及宰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

御留後即中書帖官告索綾紙標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
宣賜其文武兩班并諸道官員及奏薦將校勅下後並合是本
道進奏院或本官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賈錢各請出給伏
自偽廷皆隨本朝事例每降文字下中書不分別輕重便令官
給告示遂致所司公事全失規程自今後如非前件事例並請
官中不給告赤其內司大官并侍衛及賞軍功將校轉官即不
在此限所冀受宣賜者倍榮恩渥非事例者不敢希求一則致
顯辨尊卑一則免無名費耗從之

二月詔應天下州縣斗秤並是偽朝所定宜令所司別造新朝
斗秤頒下諸道其見使者納官毀廢

八月中書奏偽廷之時諸藩參佐皆從除授自今後諸道除節
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
處奏辟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所冀招延之禮皆合于
前規簡辟之間無聞於濫舉從之

九月詔今後各郡公事須申本道本道騰狀奏聞祖庸使合有
徵催只牒觀察使貴全禮體

三年正月戊戌勅兵吏部以臺省禮錢為名所司妄為留滯在
京者遽難應赴外來者固是淹延須至條流莫絕訛弊自此後
持恩授官侍衛軍功改轉內廷諸司帶職外來進奉闕廷綾紙
並宜官給無令收賣舊例朱膠一切廢廷禮錢亦不徵取又慮
所司困闕人吏不辦食直糧課逐月兩司各支興錢四十貫文
至於臺省禮錢宜特蠲減比舊數五分許徵一分其特恩已下

並不得徵納禮錢仍令中書門下條流勅畫經過諸司無至停滯其官告如是宣旨除授及品秩合進呈者准例送內餘並送納中書門下點檢給付勅書到本司十通已上官限三日內即置了三十通已上限五日五十通已上中書門下與催促如臨時緩急宣賜不拘此限少府監鑄造印文元屬禮部兩司無有推注停滯諸道使臣廣徵銅炭價錢納後別須邀索自此凡鑄印宜令本司限勅到五日內進呈不計諸道在京並不得徵納銅炭價錢所破料物並計數於祖庸院請領仍常預給付價錢使畫計帳於祖庸院更請或有故違必行典憲

明宗天成元年七月辛未勅三京諸道節度團練防禦使刺史文武將吏州縣職員皆進月旦起居表起令已後除節度使留

後團練防禦使唯正至進賀表其四五月並可止絕式叶舊儀八月勅藩鎮幕職皆有舊規奏薦官寮須循前列苟或隳紊難止弊訛承前使府奏請判官率皆隨府除移府罷近年流例有異前規使府雖已除移判官元安舊職起今已後若是朝廷除授者即不許使府除移如是使府奏請即皆隨府移罷舊例藩侯帶平章事者所奏請判官殿中丞已上許奏緋中丞已上許奏紫金不帶平章事處亦同帶平章事例處分如防禦團練使奏請判官自員外郎已下不在奏緋之限其所奏判官州縣官並須將歷任告身隨奏至京如未曾有官假稱試攝亦奏狀內分明署出如藩鎮留後及權知軍州事並不在奏請判官之限如刺史要奏州縣官須申本道請發表章不得自奏近日州使

奏請從事本無官緒妄結虛銜不計職位高卑多是請兼朱紫
不唯紊亂實啟倖求宜令遍下諸道州府切准勅命處分十一
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奏凡在立朝悉是為臣之責每蒙進秩咸
加報上之忠奉勅命以升遷固當感沐降綸言而褒飾或未捧
觀將使知寵陟之田認訓誥之旨必在各頒官誥令親制詞處
班列以增光傳子孫而永耀伏請自此凡有除轉登朝官已上
在京閣門宣賜在外則付本州使賜之勅旨朝官素有品秩不
可一例頒宣文班三品已上丞即給舍諫議武班大將軍已上
宜賜官告舊例吏部出身官納朱膠紙軸錢方給朝臣或親舊
後因以為常朝臣多不見獎飾之詞故岳有是奏勅旨不遍頒得事
為勅甲本官多不見獎飾之詞故岳有是奏勅旨不遍頒得事
體也其後執政者相與謀罷朱膠紙軸之例以為天下吏員無
多除拜亦簡官給膠軸費歲不過數萬國家既錫以祿位而邀

其膠紙之直是巨細不相稱也因奏覆凡中外官除拜並宜賜
官告然執政之議雖善蓋圖其始不料其中何者同光世至天
成初官爵之命於除授中外正員官其時試御帖號則寵激
軍中將校而已自長嬰已來除授日多上至軍中卒位下迨州
使鎮戍簿胥吏之流皆資財力而賞激之道難以勸功以臣料終
數萬非止膠紙之虛費財力而賞激之道難以勸功以臣料終
則知執政圖始之非善政者慎圖之
也勸作事謀始凡執政者慎圖之

二年正月詔曰亂離斯久法制多隳不有舉明從何禁止而衣
服羈馬之流多踰品式起今後三京及州使職員名目是押衙
兵馬使指揮使騎馬得有暖坐諸部軍將衙官使下係名籍者
只得衣紫皂庶人商賈只着白衣此係不得參雜兼有富戶或
投於勢要以求影庇或希假攝貴免丁徭須議條流以懲踰越
如有此色人仰所在禁勘追索所受文書申奏當行嚴斷以肅
奸欺

四年正月中書奏凡升朝官此後並今申謝從之

長興元年七月勅諸道得替防禦團練等使及刺史到京朝見後並宜班行比擬如未有身闕可令隨常叅官逐日立

十月給事中崔衍奏當省給納諸州銅魚勘問本行令史狀稱內庫每州有銅魚八隻一隻大七隻小兩隻右五隻左其右銅魚一隻長留在內留一隻在本州庫逐季申報平安左魚五隻皆鐫次第字號每新除刺史到即後即差人到當省請領左魚當司覆奏內庫次第出給左魚一隻當省責領分付到州集官吏取州庫右魚契合却差人送左魚納省如別除刺史州司又請次第左魚周而後始臣以司差人請魚往來須有煩費請此後所除刺史在京受命或經過都城者可令自牒當省請左

魚齋歸本郡契合然後差人納省所冀稍免煩勞從之

二年四月乙巳勅朝臣居喪終制委御文臺具姓名申奏諸道實從除喪後合宜行恩命州縣官統授新命及到任一考前丁憂者服闋日除官

十月丙寅勅曰皇王御宇切在推恩臣下盡忠皆思勵節顯祖宗於奕世耀妻子以榮家位有高低事無偏黨方當泰運務洽群心將引莫大之規宜從惟新之制自此在朝臣寮及藩侯即守據理例合得追贈者新授命後使於所司投狀即與施行封妻蔭子准格合得者亦施行兼自中興以來外官曾任朝班據在朝時品秩格例合得封贈叙封未霑恩命者並與施行其叙封妻室品蔭子孫等仍令所司一一具格式申奏其或應得而

下與之者罪坐所司官吏其餘進馬齋即進馬員闕據資蔭合
得先授官者先與收補後受官者據月日依次第施行如或徇
私公然越次本人本司官吏當行責罰仍令御史臺常加察訪
不得輒有違越庶激為臣為子盡孝盡忠各守公方共禪皇化
三年正月戊申中書門下奏見任宰臣四員外其餘諸無侍中
中書令平章事並是使相向來班序皆在見任宰臣之下今緣
秦王從榮是親王新加兼中書令與諸使相不同每遇排班及
到中書位次今特高議伏以政事之權雖崇四輔周行之列亦
長諸王宜顯奉於本枝固不同於異姓今後望請親王官至兼
侍中中書令則與見任宰臣分班定位宰臣居左諸王無侍中
書令居右如親王及諸使守侍中中書令亦並是使相既不知

印不署勅亦分行居又其餘使相請依舊規從之

壬子大常禮院奏衣服制度准

貞觀四年八月十四日詔曰冠冕制度已備令文尋常服飾未
為差等於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
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至五年七月一日
勅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綠九品已上雜小綾其
色青又咸亨五年五月十日勅如聞在外軍人百姓有不依公
式遂於袍衫之內着朱紫青綠等色短衫襖子或在閭野公然
露服貴賤莫辨有蠹彙倫自今已後衣服各依品秩上得通下
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嚴加禁斷

又武德四年七月十六日制三品已上服大料細綾及羅其色

紫五品已上服小料細綾及羅其色朱六品已上服絲布雜小
綾交梭其色黃七品八品九品流外庶人服細綾絕布其色黃
白者又永徽三年八月十四日詔魚袋之制恩崇所加本綠品
命帶魚之法事彰要重者臣今詳酌本非朝命不得懸魚袋內
外臣寮所依朱紫服飾降于近袋不越時宜將健衣裝各五軍
號當司從來無例檢詳其經商百姓等不得着色樣綾羅及紫
皂雜色衣服金色帶亦不載短長制度勅旨禮所奏內外臣寮
所衣朱紫服飾不越時宜將健衣裝各五軍號宜一切仍舊其
經商百姓不得着色樣綾羅及紫皂雜色衣服金紫帶等宜依
四月甲寅勅諸道節度都護防禦團練等使其刺史到朝廷未
有班位定規起今後不帶使將節度使班位可取使相班無例

據檢校官高者為上如檢校同即以先授者為上其諸州防禦
團練刺史亦准此仍前資者見任之下

愍帝應順元年三月故忠武軍節度使孟鵠男遵古上言乞立
先臣神道碑詔今後藩侯帶同平章事已上薨謝者並差官撰
文宣賜未帶相印及刺史以令武合立碑者其文任自製撰不
在奏聞

永帝清泰二年三月辛亥兩街功德使雍王重美奏每年誕節
諸道州府奏薦僧尼道士紫衣師號漸多今欲量立條試僧講
論科試講經表白各三件文章應制十二科文章一科禪科聲
贊科並於本伎能申條貫道士經法科試篆十道講論科試經
論文章應制科試詩表白科試聲喉聲贊科試步虛三啟焚修

科試齋醮儀詔曰重美學洞儒玄官居尹正因三教之議論希千金之渥恩特立條流以防濫進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四月己亥詔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將封親王公主宜令並降制命餘從令式處分甲辰中書奏上以二月二十六日勅內外臣寮七父母祖父母據品秩未封贈已封贈三代者更加恩命按舊制一品七父已上三代約其子官品第降一等七世追封國號祖父母已上第降一等勅曰自家刑國歷代明規祖德宗功前王至訓在君上之尊則異與臣下之孝皆同凡有公田並立私廟自經多難不舉舊章今以應運開基體元布祀不思奉已專務安人高低推念祖之誠內外保貽孫之慶其內外官等准勅合與三代已下封贈者並以見

三年五月初舊制內外臣寮據官品私門合立戟事將相之崇朝廷所重並輸忠節仰奉宗祧宜旌佐國之功顯示榮家之慶應中外臣寮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及諸道節度使並許私門立戟仍並官給并各賜詔諭仍據官品依令式處分

七月中書奏准勅製皇帝受命寶命按唐書貞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玄璽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勅曰受寶宣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據六典受命寶者天子修封禪禮神祇則用之其始皆破皇

錢以製之皇業者藩邸王事之所有也

七年二月甲辰勅應內外諸司諸使及諸道府凡有諸色公事須其奏聞命後不得將白狀及劄子記事申覆如事關機密即准先降宣命實封斜角不題事目通下其合事書及中書勘會

公事所申狀亦須是本司及逐處官員印署不得將白狀及記事劄子兼令司局批劄供申宜令御史臺及宣徽院三司衛司諸道州府切准此指揮

少帝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九月勅曰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同將相起今後除授留守宜降麻制仍付所司

開運三年正月詔改鑄天下合同印書詔印御前印並以黃金為之

漢隱帝乾祐三年五月詔諸道州府差置散從官大府五百人上州三百人下州二百人勒本處團集官係立節級檢校教習以警備州城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辛卯勅曰職當參佐位列賓寮苟無執

馭之人頗異築臺之禮雖事因改易而理未酌中宜降明文庶永為制副留守節度副使行軍兩京少尹留守判官兩使判官並許差定當直人力不過得十五人諸府少尹書記及防禦團練副使不得過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並取本廳舊當直人力數火不及新定數目只仰依舊人數差定仍令逐處係然收管此外如敢遵條制多有占差額外影占人戶其本官當行朝典

漢隱帝時有人言州府從事令錄皆請料錢自合雇人驅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戶秉政者然之下詔州府從事令錄本處先差職役並速放散歸農不得差為參從貧官有獨行趨府者太祖頗知之故有是命

三年七月丁酉勅賦稅婚田比來州縣之職盜賊煙火元係巡鎮分司各有區分不相踰越或侵職分是紊規繩切慮所在職員尚循舊弊須行條貫已上紀綱京兆鳳翔府同華郿郿耀等州所管州縣軍鎮頃因唐末藩鎮殊風久歷歲時未能釐革政途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聽訟賦稅丁徭合是令佐之職其撰奸捕盜庇護部民合屯軍鎮警察之職今後各守職分毋切提撕如所職踈遺各行按責其州府不得差監徵軍將下縣無期靜辦無煩勞

世宗顯德四年七月甲辰詔曰准令諸田宅婚姻起十一月一日至三月二十日州縣爭論舊有釐革每至農月貴塞訟端近聞官吏因循由此成弊凡有訴競故作逗留至時而不與盡詞

居官品數比擬莫使人之例不輕王父之尊永載簡編普示孝理是月中書奏翰林志節文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封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制並使白麻紙不使印雙日起草侯閣門之鑰入而後進隻日百寮立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案自東上閣門出若拜免宰相即委通事舍人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人矩步而宣出機要速亦使隻日甚者雖休假追朝而出之勅曰九五之尊億兆所賴法天教化師古宣風宜循歷代之規以補前王之闕今據翰林志言立后不言立妃言諸君不言親王公主無三師位在三公之上亦不載其間起今後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將封親王公主宜令並降制命餘從令式處分

閏七月壬申尚書戶部奏李自倫義居七世准勅旌表閭門先
有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代同居其旌表有廳事步櫺前屏樹烏
頭正門閼闕一丈二尺二柱相去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號為
烏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衝十有五步槐柳成
列今舉此為例則令式不敢詔王仲昭正廳烏頭門等事不載
令又無勅令既非故事難贖大倫宜令從式只表門閼於李自
倫所居之前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掉撲門外左右各建一
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臺之形坊以白泥四隅染赤其行
列樹植隨其事力其圖籍課役一准令式
十一月戊子中書奏准親令車駕巡幸所州縣官人見在駕所
祇承賜會並同京官許之

入務而即便停罷強猾者因茲得志孤弱者無以自伸起今後
因有人陳訴扣其婚姻取十一月一日後許陳詞狀至二月三
十日權停自三月三十日已前如已有陳訴至權停日公事未
了絕者仰本處州縣亦與盡理勘逐須見定奪了絕其本處官
吏如敢違慢並當重責其三月一日後至十月三十日前如有
婚田詞訟者州縣不得與理若是交相侵奪情理妨害不得停
停滯者不拘此限

五年十月癸卯鑄奉印五十面

六年三月癸酉勅銅魚之誥雖載前編原其始初蓋防偽濫今
諸道牧守每遇除移並特降於制書又何假於符契如聞請納
頗是煩勞宜易前規罷茲虛器其銅魚並宜停廢

